



古墨輕磨滿書香

墨和文人始終是分不開的。墨情、墨趣一直也是書家追求的境界。墨能與筆、紙、硯並列為文房四士，千古以來，所代表的不只是文學的本質，更是中華文化的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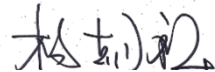
春秋戰國時代，已有舔筆和墨，歷代騷人墨客，莫不寄情於紙、墨、筆陣中，展現了酣暢淋漓，流水行雲。他們「見紙思墨，見筆思書」，將書法、文學、藝術合而為一，使得紙不再是紙，墨不再是墨，而是一項出神入化的藝術品。讓墨飛舞，讓筆錄像，成就一篇篇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可見「墨」成了文學藝術的黏著劑，一篇篇作品因她而生，也因而她而能流傳千古。

墨的世界，趣味橫生，內涵豐富。墨色，有深淺濃淡，時而，深沈凝練，時而雲淡風輕，各有其趣。「古墨輕磨滿幾香，硯池新浴燦生光」元代書畫家趙孟頫即有此盛讚。在用墨與運筆下，達到弄墨、弄筆、弄韻—「文學三弄」的境界，書家的情懷和感悟，在此映現。

「以筆寫意，以墨敘情」。本校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創辦了文學刊物《佛光文學—墨情》，印證了佛光的軟實力與書院精神的底蘊。此次，出版文學刊物，培養學生們創作的的能力，更能承擔「文以載道」的使命。

「古墨輕磨滿書香」，我們樂見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創刊號的出版，將可作為系上與文學界互動的平台，不只能夠擴大辦學成果，更能匯聚文學界的能量，期盼《佛光文學—墨情》，長長久久，將文學之精妙發輝到極致。感謝每位投注心力在此一期刊的師生們，您們的努力展現在這一本創刊號內，深信在大家精心的耕耘下，必然能夠獲得甜美的果實。

佛光大學校長



謹識

中華民國一〇四年十月二十日

郁郁乎文哉，佛光

什麼是文學？這是一個看似很簡單，其實很複雜的問題，要替它下一個定義，猶如生命一般，是很不容易的。文學的基底也正是生命本身。

中國是個文明古國，中國文學起源很早，到孔子的時代就曾發出浩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西周時代孔子就已經盛讚文學鼎盛、文采鬱鬱。幾千年下來，中國文學的長河浩浩湯湯，更是美不勝收。這都是中文人的財富，因著這些財富，我們更應承擔起文學的使命。

佛光中國文學系以文學應用為主，文學應用學程開出「出版與編輯」、「文案與企畫」、「採訪寫作」、「報導文學」、「廣播寫作」、「口語表達與敘事」以及古今各類詩、詞、曲、散文的文學功底課程，我們期許學生在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素養中發揮文學藝術的實用功能。文學的藝術價值與實用功能，從講求中道的孔子以來，就是均衡兼顧的教育理想。《論語》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我們希望培養學生能文能質，能寫能用，能文質彬彬，才能說：郁郁乎文哉，佛光！

二〇一四年八月，我的人生有了新的風景，我從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下來，轉換跑道到雲山煙水、風景優美的礁溪林美山上的佛光大學。熱愛文學的人沒有不愛自然與山林的，自然有無限的寶藏、山林有生命的源泉。如此的靈秀山水，怎能沒有文學藝術？在我執掌系務伊始，楊朝祥校長便囑咐我辦一個文學刊物，一個屬於佛光大學的文學刊物，如果辦得成功，佛光山也會支持我們持續下去。憑著一句話、一個理想、一份熱忱，楊校長的文學初發心讓中文系的學生動起來了，他們先辦文學獎，炒熱文學風氣，再編文學刊物，留下許多亮麗的文學成績。於是，一份由中文系學生獨立完成的文學刊物誕生了。

這個刊物名為「墨情」，是學生票選出來一致公認的好刊名。「墨」，指騷人墨客、文字筆墨。騷人墨客的文字筆墨能寫有情世間各種幽微的情韻，這就是文學。我更認為，「墨」，指的是玄黑色、緇流智。自古天玄地黃，出家人更是以緇衣為尚。佛光是出家人辦的學校，我們的文學理念來自星雲大師，所以說是緇流智。這就是佛光文學刊物的因緣。

像一張白紙，暈染了繽紛的色彩；像一道彩虹，架起尋夢的空橋。佛光大學有了文學刊物，全校都能享有生命的甘泉，滋潤枯索的心靈，溫暖這疏離、苦悶、偏激、對立、冷漠無情的人際世代。我相信文學可以修補心靈的傷痕，文學可以找回人性的溫馨。終有一天，我們一定可以自豪的說：郁郁乎文哉，佛光。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系主任 蕭麗華

目 錄

文房精粹—詩之部，古典詩

暮春雲起樓讀東坡琴詩操曲有得-----	10
感懷詩兩首-----	11
悟始—詩九首並序-----	12
聲聲慢-----	15

文房精粹—詩之部，現代詩

佛所追尋-----	18
與風相擊-----	22
五月雪-----	24
組詩之三 Ragnarok-----	36

文房精粹—散文之部

夕陽下的蘭花-----	30
林美寮前往早餐店的途中-----	33
我在書院上課-----	37

文房精粹—小說之部

蘇秀	44
伍德塔克針葉林	54
愛與勇氣以及貪吃	62

山海行旅—征尋

孤旅獨白	70
------	----

山海行旅—跨閱

最熟悉的陌生人	82
幸得此行	87
新疆，你好	92

詩之部
古典詩

文房精粹

暮春雲起樓讀東坡琴詩操曲有得

古雨煙鷗十六亭，

如歸信指憶前聲。

澄懷慢縵瀟湘隱，（琴曲〈瀟湘水雲〉）

靜氣閒弦欸乃行。（琴曲〈欸乃〉）

物物除非非物役，（《莊子·山木》：物物而不物於物。）

空空斷法法空生。（《楞嚴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

雲鐘雁落依桐雪，

夕樹千山水一程。

感懷二首

其一

十年窗下如一日，數載聞雞志未衰。

無奈未逢刀劍際，憑欄緣盡黃金台。

空懷雲外九霄志，虛負凌雲萬丈才。

坎壈平生歸野裡，豪情襟抱終殘骸。

其二

書成此字也無心，歎恨流光不可尋。

旭日須與殘月至，芙蓉俄頃落花紛。

豫章城內西風早，新府郭中北渚深。

如寄浮生臨弱冠，朱顏已謝歲華珍。

悟始詩九首並序

古人云：「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道出「慎始」的重要，並且扣緊「勤」對人生的影響性。之於我而言，早晨給予人希望、活力和寧靜；春天是溫暖、活潑和生意；「勤」則是人實踐的維持動力。故作此以下九首詩，表達我的感受和理念。

<曉中人>詩三首

其一

蟬鳴喚起夢中人，睜眼迷濛窗外見。一幅曉光入天地，妙時澄明渾沌遣。

其二

疊疊葉影走林深，晨光明媚照行人。芬芳入鼻心氣朗，清神泰和處圓臻。

其三

坐臥綠毯聽風聲，天青寧遠空淳淨。閉目冥想化身靈，獨處自我放真性。

<春到>詩三首

其一

初雷響透地逢春，未曦天邊一曙芒。萬物甦醒漫生意，元者復始動新陽。

其二

東風拂青柳生色，粉蝶舞彩杏幽香。上巳佳節麗人遊，湖光瀲灩逐波揚。

其三

絲雨紛紛滋嫩芽，霧重漫漫新草味。打從無處生春愁，慨歎凝眺遠山翳。

<勤務>詩三首

其一

日頭當天汗如雨，禾桿挺秀不畏襲。殷勤耕作為家計，力疲精困摘斗笠。

其二

扶持宅務耗心力，相夫教子不容易。一生為此勤打理，託付兒女植希冀。

其三

夫子在前滔滔講，徒生隨後條條記。求學貴在勤與知，方得為己立心志。

聲聲慢

晴方驟雨，重打芭蕉，輕聲訴道苦遇。

落葉無邊紛下，不勝愁緒。

唏噓柳影不再，莫怨誰，怎得期許。

酒漸淡，景更迭，卻話一生悲曲。

老樹殘絲如縷，疏影默，難復往昔之綠。

念扣心懸，但願餘生自律。

忽覺點滴已止，步前庭，滿院盎趣。

露面映，又有向陽照暖煦。



佛光大學 中文系 三年級 徐逸庭

自述：

從小就喜歡國文及歷史，
也喜歡創作古詩類的作品，
希望能用文學感動身邊的人。

詩之部
現代詩

文房精粹

佛所追尋——寫給外祖母

霧的氣息自昨夜漫漶
已無法看清那佝僂的形影
大雨初歇
晨露仍在眼眶逗留
不忍離去

靈前蓮座空著
靜待時間的果證
佛國路迢迢
一聲聲呼喚只欲究竟涅槃
此去是否記得，要帶上
我們準備的衛星導航？

梵音輕唱道別與祈願
惟遠途尚有荊棘與虎狼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這一遍遍的誦經聽聞了嗎？
佛所指引的意旨成就了嗎？

說法描繪的境界

隱含無盡美善

芬芳的地域壁鑲金、銀鋪路

無須再有憂愁與不捨

苦練多年的國語輪轉了嗎？

啊，佛必定也能解方言

不必留戀沿途景色

沒有受想行識就無有罣礙

雪跡、浪奔，蒼穹與星辰

今生最盼望而不能至的所在

此後皆能隨意映現

送行的山路似哀樂蜿蜒

生命終點前焚身的痛楚過去了

紙灰飛揚之際

苦集滅道皆已超脫了嗎？

若如經之所指：眾生即佛、

佛即眾生。此刻已能成佛了嗎？

佛所追尋的，也是
你所追尋的嗎？
小巷梅樹結實纍纍
這南投的名產，果落
復如蓮開
酸澀的軀體終能從容入瓶
轉化為季節裡悠長的甜韻
像你一生為家庭甘之如飴的付出

佛國此刻還下著雨嗎？
堂前布幡隨風飄動
庭中草葉晶瑩如洗
在凡俗顛倒的夢想裡
或者即是花開處處、彩蝶飛舞？
或者即是無色聲香味觸法之不可說？

或者，眼前聞見每一生滅垢淨
百千劫裡每一周旋迴轉
僅是塵世裡虛無幻相
此刻端坐蓮台身影
已然抵達佛國淨土
獨留澄澈的光之舍利
拈花微笑

後記：

外祖母 4 月 27 日病去，在唸經、誦禱之際，反覆思及佛陀度世度人之襟。對比外祖母一生為家庭付出，不禁感懷：佛所追尋與眾生追尋，不亦等同？我相信，外祖母已然超脫寂苦，往光明與喜樂之境走去。

佛光大學 中文所博士班 五年級 蔡豐全



自述：1973 年生於苗栗。曾任國防大學新聞系中校專任講師，2015 年 9 月退役後成為自由寫作者。創作以新詩為主，曾經榮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全國巡回文藝營創作獎新詩首獎、2015 年台北市社會組語文競賽作文組第一名、2015 年一江山戰役六十週年徵文比賽第一名、國軍文藝金像獎新詩獎、夢花文學獎新詩獎等各類創作競賽約三十次，出版《猜測一種花香》、《有些地方需要一首詩》兩本詩集。並曾主編《國軍文藝金像獎歷屆新詩得獎作品選輯》。

與風相擊

就讓風為你寫一封信

光芒傾頹之際，

在海岸線擱下筆

褪去加過鹽的風衣

聆聽島外親暱的拍岸頻率

以舟楫的語言

與風相擊，

在最接近天堂的斜角

濕度裝滿了漱口杯

海浪的年輪正一圈圈散開

劃下你最常微笑的弧線

太平洋披上黑色毛衣取暖

流星與毛衣摩擦

火光閃爍，被擊墜的方向有你

有你駐守的渡口。

天地屏息

風的喉結掀起暗湧，

於信中的潮汐

你的名字漂浮在水的一隅

飄流到島的邊緣，與黎明相擊

光影綿亙之際

於是有風與你擁吻。

你在身上貼上風的聲音
以及吻痕，
隨順時間褪去甜言蜜語
與風相擊後
還有下一封信要寫。
於是你說
「信差始終是座孤島
在風的荒漠收藏眼淚」



佛光大學 中文所碩士班 二年級 林宏憲

自述：

我是來自高雄的男孩，於 2010 年秋天來到佛光大學就讀文學系，在佛光大學中文系至今第六年。於 2014 年籌辦中文系首屆畢業展，擔任總召其中一名。於 2014 年的畢業展自費出刊《鬍渣集》，內容物為在佛光中文的作品，囊括現代詩、短篇小說、一行詩、課堂散文等。就學期間得過文學獎四次文學獎，得獎內容為小說首獎兩次、圖文創作獎佳作、現代詩首獎乙次、現代詩優等獎乙次。曾參與過超新星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出刊於 2014 年。曾參與過中山大學第二屆西子灣一行詩獎，榮獲佳作，獎狀乙張。曾在圖書館王雲五圖書館工讀，負責編撰王雲五先生生平。現任風球詩社社員，機車研究社顧問。擅長短篇、極短篇小說創作，以及現代詩創作。

五月雪

今年早歸的妳徐步輕盈

穀雨後

便提早布置霧裡的石階

是一派皎潔

妳說

那是僅有的舞臺

半晌

便在圓裡伴風

舞動瓊姿 搖曳綠髮

縱情分送白皚髮髻

我在新景舊情中

尋妳當初逋留的情影

在遺落髮帶的玉階中

在輕解髮釵置於我手時

過往

那五瓣的心細鐫刻

早已化為書海裡一葉孤帆

陪我多時

此時

那五瓣的清香簇擁

催我蹲俯拾掇

妳那散的滿地芳心



佛光大學 中文系 二年級 吳權暄

自述：

喜歡文字，也喜歡寫，擅長用文字來表達情感與想法，拿手的文體是散文及新詩，小說還在開發當中。新詩是我表達情緒的一種方式，能在實際遭遇與文字的轉換間，遇見美。對我來說，新詩是我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它讓我從失敗的經歷中，看見好的價值，因為當你寫詩時，它儘管是沉重或是悲痛，它依舊是美的。我從詩中，看見了情緒與事情背後不一樣的角度，詩拓展了我的視野，詩提供了我新的想法，詩拓寬了我生命的厚度。寫詩吧！在這條路上，為自己增加點新的元素。

系列組詩之 3—Ragnarok

鳴響著 毀滅預兆

撕裂遍地荒蕪於 寂沉

揭幕序章的 號角

炙爨黃昏 瀰漫

鐵鏽之聲

肆意魅惑的 吟奏旋律

自深海躍起 穿梭於幽暝

冰封朽蝕 可曾為

滄瀾境地

叛變星火 燧燬

靛藍灼焰 映耀於 諸神之殿

闇鬱絢彩的 極光

爍染峽灣

破曉 終成為

枯骸殘骨的 歸屬

而 戰慄霸者 逝於罪赦

墜隕冥府之獄 雕塑

戾韌靈魂



《 Fragment 》或許總帶點缺憾的浪漫。
存在於時空漂流的故事篇章。

於亙古國度 摹寫
末世盡界裡 荒謬箴言
那隱欲符文 粹練
漂流詩篇

清晰於 晝夜瞬時
淪陷陰影之中 甦醒
源為荒野 顯於穹蒼
給予 遲暮雋詠的希冀
永恆安息



《 Baroque 》 - 以風格為基調，時代成主軸。戲劇化了世紀刻繪的縮影

佛光大學 中文系 四年級 馮梅君

自述：

構思、築夢、創作者。充斥著憂鬱面向的獅子座。喜歡獨特、複雜、唯美的事物。興趣是看書、畫圖、聽音樂。有空白就想填滿的偽強迫症患者。用文字摹寫故事，以筆觸架構世界。細密的堆疊情節，大膽的描繪畫面。迷惘的懷抱夢想，堅定的渴求冀望。

文房精粹

散文之部

夕陽下的蘭花

東北季風與冷氣團相偕過境，礁溪接連下了好幾天的陰雨。

工地裡的機具卻絲毫不敢怠慢，將水泥樁與鋼筋釘入腳下沖積扇平原的沃土。在這片美麗的土地榨取所剩不多的資源，只為滿足人們的短視近利，恣意揮霍造物主的恩賜。強勁的冷風颳來，掀倒候選人的競選旗幟——是這片土地最無可奈何的控訴。

今日，好不容易不再下雨了，雖然礁溪上空仍一片陰霾。遙望遠方晴空，經陰雨連日清洗，湛藍清澈地彷彿悟道高僧的心般毫無雜質。陽光將溫暖灑落大地，羊毛似的雲讓天空更顯遼闊。

我跨上老舊的小五十機車，決定去追尋海、追尋那片「沒有雜念」的天空。

遠離漫天煙塵，陽光照亮田間小路，阡陌縱橫。成群鷺鷥用長喙啄取倒映在水田裡的藍天白雲；農人彎腰巡視莊稼，微冷的風送來泥土的香氣。忽然，一種超脫俗世、天地萬物皆我獨享的傲氣油然而生；想眾生莫不為紅塵裡的匆匆過客，又有幾人甘願駐足，流連於藍天綠地、又因一花一草而忘返？

沿著車少的大條馬路一路往東，那沐浴在太平洋裡的龐然綠龜越來越近，我聞到了大海淡淡的腥鹹味。不知何時，兩邊圍攏柏油路的水田轉為魚塢，將大路擠成了小路；海鳥取代白鷺，成群飛上了天，剎那，我的視野彷彿變成了海鳥，翱翔於天際，仰望無垠的宇宙、俯瞰小如螻蟻的自己。

過了紅綠燈，沿著壯濱路騎去。倏地看見一條小路似乎通向海岸，便一催油門鑽入。懷著漁夫再次尋找桃花源的忐忑，經過了一段陡峭不平的碎石子路，強勁的海風迎面撲來，眼前終於豁然開朗，一片海闊天空。

浪潮拍打沙岸，浪濤聲有如暮鼓晨鐘，打散了現實世界沾染上的滿身髒污，亦敲醒意識深處那渴望冒險的靈魂。偌大一座龜山島巍然俯臥於海潮之上，等候每一次來此接受洗禮的旅人。

「久違的海！」我在心裡高聲招呼著。心跳與海浪的節奏漸漸融合，前所未有的悸動和平靜的矛盾情緒竟相互交纏，引領靈魂昇華，進入短暫物我合一的境界。

我靜靜享受這樣的快感，終於明白莊子何以醉心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理想。此番領悟卻自我心底帶來另一種難以言喻的喟嘆。

當宜蘭仍是一個純樸的庄腳所在，如同未嘗禁果的夏娃，擁有上帝賜予的伊甸園，盡情享樂而又保有一顆純潔的心；隨著交通逐漸便捷，來自城市的禁果塞入口中，初嘗甜美滋味，卻從此向下沉淪、質樸不再，伊甸園亦將被破壞殆盡。

思緒穿越時空，我看見自己小小的足印踩在頭城海水浴場的沙灘上。那時的高速公路尚未開通，海水浴場的沙也還未因突堤效應而沒入大海。深灰褐的沙灘上五顏六色的扇貝，像極了夜晚在外婆家仰頭就能見到的點點繁星；將它們串成項鍊或拼貼在紙板上，都能在小學美勞課的眾多作品裡獨領風騷。如今物換星移，深感美好時光已逝，再也無法從海螺裡聽見風聲與浪潮聲，空餘滿抽屜蒙上灰塵的貝殼。

貝殼碎了一地、寄居蟹揹著塑膠瓶、漂流木裹在垃圾堆裡——近幾年，人類給沙灘留下的不只是足印，還有許多難以消化的毒物。所幸，綿延在我眼前的這片海岸是乾淨的，偶有幾隻小螃蟹在沙上快速奔竄，留下一條條細長足跡。

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置身於浩瀚宇宙裡，我們不得不卑躬屈膝、臣服於大自然之下。渺小如人類卻自詡為萬物之靈，妄想人定勝天，最後違背初衷、墮入貪婪。宜蘭的「今非昔比」，唯有身在浪尖、與之沉浮的在地人才能深刻了解，而欲拯救故鄉的人們，始終無法對抗沉淪於紙醉金迷的業主和投資客，只能望洋興嘆。

醉人的海岸風光，直令人想將其刻於骨、銘於心，唯恐在有生之年這片海岸也會不復存在，至少記憶裡仍有殘影。

歸程，我無暇再欣賞沿途田野風光，思緒不知何故，回到了父親種花的陽台、那盆綠葉上飛騰著紫蝶的蘭花，朝氣蓬勃、生機盎然，花莖伸得老高，托著一朵翩翩紫花，浸在陽光裡，那嫵媚堪比罌粟、高貴略贏茶花、雅緻猶勝百合，又與梅、竹、菊並列四君子，在種滿盆栽的陽台上一「株」獨秀，是父親的鍾愛。

宜蘭又名蘭陽，多美的名字！依山傍水、民風純樸、得天獨厚，在這座海島上恰如一朵蘭花，迎風搖曳、柔弱生姿，卻扎根屹立，抓牢哺育她的土壤，昂首面相旭日。

不知不覺已近礁溪，雲層卻越是厚重，終於，一大片烏雲將陽光揉進懷裡，只餘邊緣一絲一絲不成衣的金縷。半晌，天空竟又飄起了綿綿細雨。

工地裡的機械吆喝聲依舊與這片土地格格不入，卻從未停歇。

這朵蘭花終究面對了夕陽，在向晚時分吸收日頭的餘溫，然後迎來永夜。人類在周圍深掘土壤、種上鋼筋水泥，便似牢籠枷鎖，囚住一株造物主遺落在人間的蘭花。

也不知何年何月，這朵處於夕陽下的蘭花，能再盼到黎明。

林美寮前往早餐店的途中



我站在微雲灌滿活水的田裡，想像

你是美麗的鷺鷥

潔白的衣裳

脆弱的心

楊牧，〈水田地帶〉

在得知報告主題的期間，我想很多同學也跟我一樣有過這樣的煩惱，究竟我們要觀察什麼？能以什麼當做主題的範圍？

自己想了很久，最後選擇以宿舍林美寮到銀座早餐店的這段路為觀察範圍，觀察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小花小草。經由平時的小作業中發現了其實我們對於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非常陌生，我所謂的陌生與熟悉的界定是，我們是否真的曾好好地觀看過自己所身的环境中？透過什麼樣的方式或是角度來試著瞭解自己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最後我想透過這樣一個小作業來認識自己所踩踏著的土，我知道或許這樣一個小範圍的觀察其實可能沒有太多的植物可以當作作業材料，但我想透過這樣一個觀察之下，我一定會重新了解這塊土，開始貼近自己的生活。

在最一開始的觀察中，我主要記錄下了許多小花，像是水丁香、金露華、杜鵑、野牽牛等等，不難發現有許多是水生的植物，例如水丁香與牽牛等，但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其實有很多植物沒有在它應該開花的季節開花，甚至是生長，我想其中最大的原因應該是因為氣候變遷的因素，像是明明應該進入秋天期間的十月份仍有 28 度的高溫炎熱，導致植物的季節性錯亂，於是漸漸地發現當我看見所認知的季節性小花提前開了花，自己不會感到開心反而有些擔心，暖化導致的氣候遽變，有時是那樣些微使的改變使人見怪不怪，輕而忽視當中的嚴重性。



我逐漸發現自己其實是在透過花草間看見的是人類在大自然生態下的破壞，或許與我自身這學期所修過的課程當中促使我有了這樣強烈的反省，記得這學期在另一份報告中所提到另一位藝術創作者曾說過的一段話：

生物與環境、人與物件、物件與物件，這些都和人有關，更準確的來說，和人的生活模式有關，不管是天然或是人造的，這些物件都直接或間接的呈現人的意志。

仔細看看你會發現在現今的社會下我們越來越講求速度，於是在這短短的一條去吃早餐的路上我看見了道路不斷地被拓寬，許多植物消失不見，像是在記錄期間就連生命頑強的青葙其實也被摘拔過兩三次，只因這株植物擋到了人類的用地，更別說那些因需動土而被毀壞的農地。我們不斷地在拿自己所擁有的去換取一段速度或是物質，看著坑坑疤疤的土地有時會想這就是我所想要的生活嗎？快速的生活速度其實也是在暗示著我們在科技發達的時代下對於未來與自身的不安，而我逐漸發現越是這樣的時刻，我們更應該放慢自身的腳步，好好地審識周遭的事物。



在小花叢與小草間，我逐漸被植物的生命與人之間的關聯所吸引，越是了解植物的生長與功能越使我覺得不可思議，你可曾想過一株植物的種子可以深埋於土中沈睡好幾百年甚至是千年後他仍可發芽延續後代，你可想過其實身邊有許多可食用的植物及具有療效功能的民間草藥，每每多認識了株自己以往不認識

的植物，我總會很開心，像是尋到了寶似的心情，然而同時越是了解一株植物的特性與花期的時間便可從中得知植物以自身在為我們帶來警訊。

這學期礁溪讓我感受到了許多改變，觀光客明顯地增加，於是連轉運站也遷涉到空曠的地方。

在期末，礁溪路段的工程似乎也跟著告了一段落，然而先前我們所見的青稍已不再茂盛，水丁香也早已消失，只剩下五節芒與象草，然而冬天已準備悄然離去，夏季的植物會如期地來到嗎？這一小段路段使我感覺漸漸地不適合植物居住於此，人類拓展道路、隨意地砍伐擋著自己去路的花草、我所能見的新奇視野也隨之被帶走，將之捨棄的也正是我們自身。



我比以前更加地認識了這塊我已居住兩年多的小鎮，甚至連在此的小角落也一同地認識，使我更加地不捨，因為礁溪原是個非常適合植物生長，與自然共同生活的小鎮，在都市成長的我在此看了許多植物貼近了些自然，明瞭自身正與自然共存，然而地方政府為了振興觀光產業，使得這樣的環境正悄然地轉變。而我們究竟能怎麼做才能使得這些速度減緩些？



佛光大學 中文系 四年級 黃海雯

自述：最近迷上孟若所寫的故事。日常生活的抽絲剝繭。有時會使我想起做這份報告的那一陣子，所有細微的事物都可能是一種暗喻甚至是警告，一個不小心就掉進了自己所挖掘的洞，成為一種反諷。

我在書院上課

提到書院，大家腦子裡想到的，多半是一群學生搖頭晃腦背著經書的場景，這種印象只對了一小部分，在擔任作育英才的使命背後，書院其實有比背經書更精彩的地方。

書院是中國傳統的教育場域，起源於唐代，最早是以藏書修書為主，之後人文薈集，漸漸成為傳承文化教育的場所，到了宋代，在讀書風氣興盛的推波下，書院大興，許多知名的書院都建於宋朝，例如：嶽麓書院、白鷺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等等，這些書院或許因為原本的功能已被今日現代學校所取代，但其中豐厚的文化內涵，以及那個時代賦予書院的使命，在在都讓書院建築仍然保留至今，這應該是現代人對古代書院精神的最佳認同，那麼，什麼是書院精神呢？

古代書院教育不以考試為主，除了傳道授業解惑，還必須兼顧人格培養，換句話說，書院的教育不僅僅在於經典閱讀，更重要的是培養健全的人文精神，而優美的書院環境，正是書院陶冶品行的具體方法。

試看古代書院多建築在環山面水的美景勝地：白鹿洞書院在雲煙裊繞的廬山仙境，白鷺書院位於綠蔭滿佈的沙洲之中，嶽麓書院建於風景如畫的湖南長沙名山之地，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大山大水不但可以陶冶感官之所見、所聞，中國的哲理思想，也多啟蒙於大自然，直到民國時代，還有熊十力在四川興辦勉仁書院，就是在這個傳統精神號召下成立的。

台灣目前還有幾個老書院，但已經不再使用，新設立的大學，各個大樓新穎、設備先進，已經不是傳統書院所能匹敵的，但書院精神呢？

第一次到佛光大學上課，老師就提到這是一座以書院精神為設立宗旨的學校，我對「書院」這個名詞很熟，但對「書院」的實質環境只限於知識，所以，除了盯著書本上課，我也決定抬起頭到校園四處走走。

書院的設立以藏書起家，開學後，我特別先到圖書館參觀。圖書館位在學校最大片平整的土地上，整棟建築叫做「雲五樓」，兩側群山環繞，正門面向太平洋。樓高五層的館藏，以王雲五先生所贈藏書最為特色，所以這棟圖書館就以「雲五」為名。各樓層的空間使用相當靈活，除了書架，還有和室閱覽室，幾張大書桌錯落其間，讓人在書架與書架間移動，多了幾分從容。當然，納景於室也是不可少的，特別是面向太平洋採光良好的一面，學校特別以大型落地窗取代水泥牆，讓人坐在窗邊閱讀，還可以遠眺蘭陽平原。

第一次踏進圖書館，就深深被這一排的特別座所吸引，之後也付諸行動，常常以課後上圖書館為一日行程安排中的要項，時間一久，漸漸有了心得：不論是坐在這裡看書或是看風景，春夏秋冬、晴雨嵐霧，一年四季的景色不僅大大不同，就連山的顏色、樹的榮枯，也在細細觀看中，才有所體悟，偶而遠方的老鷹在山谷間張著一對大翅膀翱翔，看牠一回兒俯衝，一會兒滑翔，或是龜山島在晴天或雨天的時隱時現，都讓人覺得坐在這樣的圖書館裡，真是一種幸福。

除了圖書館，環境優美是書院應具備的另一項特色，這一點，我想這個校園絕對當之無愧。學校在宜蘭礁溪的林美山上，從礁溪市區沿著山路，要坐上二十多分鐘的車，才能進入校區，從學校大門再進入學校到最高的雲起樓，也要花上十幾分鐘的車程。就是這段遠離塵囂的路程，讓學校置身在群山之中，卻也恰到好處的離塵而不離城，搭配連接世界的網際網路，這所山中學校，擁有昔日書院美景的特色，卻也同時擁有現代大學資訊零時差的便利。

學校創建時，相信一定歷經一段苦心擘畫，既要保持山林美景，又要在現代學校的規模中，不能過於人工化，於是，仿照了中國園林的借景達意手法，寓意於景，於是，依著山勢，校園裡豎立了「離垢天」、「淨居天」、「廣妙天」、「善慧天」與「自在天」五座石碑；繞著眾山修建一條如雲之路，以及山與山之間的聯繫的十六亭橋，這些不得不為的人工建設，都充滿了巧思妙理，讓人行經期間，每每提醒自己，來到這座山中書院所為者何？

先說說這五座石碑吧，這五個簡單素雅的石碑，可不僅僅是個標誌，以「離垢天」來說，這是進入校區見到的第一座石碑，「離垢」雖然出自佛家語，但從文字表面也可以了解這幾個字的意思，就要希望通過這裡，不僅身體可以離開污濁的塵世，同時心裡也要放下雜念污垢，進入這求學得道的境地。

第一次坐校車經過校門看見這三個字，當下心頭一振，坐在車裡捫心自問：自己是不是已經放下雜念，專心到這裡求學？想想自己花了那麼大的功夫進學校唸書，如果不放下成見，那就無法虛心以待，成就學問。

這塊形同警語的石碑，讓我每次一進校門就提醒自己一次，有點像個座右銘，讓我有點敬畏，卻又感謝，至於我最喜歡的一塊石碑，非最後一塊「自在天」莫屬，通過這裡就到了佛光大學最高的一棟大樓「雲起樓」，中文博士班的課都在這裡上，我在這裡聽講、學古琴，得到知識和學問的快樂，的確歡喜自得。

學校除了校門之外，並沒有別的實質界線，山與海之間，視覺完全沒有阻擋，所以，雖然校地佔地 57 公頃，視覺上卻是百倍千倍的大，走在校園裡，可以欣賞天上疾行如風的雲、山中四季花草樹木的變化，老師曾說，書院的美景，是讀書課餘的另一種啟發，所以，古代書院都相當重視書院裡的造景，像是位在湖南嶽麓書院的「愛晚亭」，就是院長羅典創建時，取杜牧詩句「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而來，在秋天楓紅之際，在亭子流連忘返的學子，想必也會詩興大發，做了不少好詩，或是感受到杜牧詩作的美意。佛光大學的校園裡也有許多觀景點，可以相比擬的，正是「十六亭橋」。

「十六亭橋」顧名思義是在一座橋上有十六座亭子，但巧妙的是，十六個亭子卻連成一座長廊，和橋連接兩座山頭同時又能遮風避雨。會在這裡建上這樣一座亭廊，想必有它的道理。

那一天，我特別走上這橋，在橋中間的亭廊中駐足良久，山間的清風，讓我忍不住多做幾個深呼吸，遠方，山外青山好幾重，浮雲悠悠飛過，往下看，橋下是個山谷，但濃蔭的樹木，像個地毯似的蓋著，也不知道下面有多深，倒是聽見橋下傳來細微卻清晰的潺潺流水聲，伴隨幾聲蛙鳴，十分有意思；一旁桃花林已經開始綻放，亭子隔著橋的另一側，則是一大片壯觀的台灣肖楠林，我想：所謂「亭者，停也。」在這裡建橋又建亭，應該是要我們這些學生能在這裡稍作停歇，一個人可以欣賞美景，兩個人可以共話家常，一群人可以談天說地，總之，這裏是停下腳步的好地方。

校園裡的美景其實比比皆是，萬物靜觀皆自得，更何況這裡一年四季多變的風景，能在課餘之際，在校園裡走走，不僅可以鍛煉身體、怡情養性，同時也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這種書院特有的氣質，古今皆同，只不過在現代忙碌的生活步調裡，大家已經很難有心情停下腳步欣賞，學校似乎也了解這一點，不僅建亭提供觀景的場地，就連校園內的交通標誌最常見的也都是「慢」，「慢」是提醒車子開慢一點，也是提醒人走慢一點，因為校園裡朝夕變化的景緻，正是書院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錯過了，就可惜了。

為了讓同學擁有離城不離塵的便利，在知識競爭中絕對不會慢半拍，在學校廣大的校區裡，無線網路可是隨處暢通，只要進入校門，不論在教室裡、教室外、十六亭橋、望景台或是雲之路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隨處上網，同學們大可以在教室外的石椅上討論功課；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帶著筆電，在徐徐山風中來場論辯；和好友勾勒未來遠大的抱負，或是眺望蘭陽平原上的水稻田，感受朱熹〈觀書有感〉詩作中，「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的真意，總之，在這裡，教室無需太多，大自然的生命脈動，讓這裡處處都是講堂。

時間就像一支筆，一點一滴記載和勾畫我在這裡的歲月，時間一久，也才漸漸感悟這山中學校真正的美好。天地無言，卻適時贈與最珍貴的啟發和感動，關鍵只在於我是否願意虛心傾聽，就像學校大門那塊碑文的叮嚀，讓身體和心裡都清乾淨了，美好自然納入，一步一步，進入悠遊自在的境界，若能因此養成讀書人體察萬物、繼往開來的胸襟和能力，也就不愧對當初那些在這裡建校大德們的用心！

「我在書院上課！」這是我最近最常跟朋友分享的一件快樂事！也希望你有機會來這裡走走，感受一下這座現代書院與天地一同教化的巧思！

佛光大學 中文所博士班 三年級 高顯瑩

文房精粹

小說之部

蘇秀

蘇秀是一個女鬼，一個在地府遊蕩了上百年的女鬼，她似在等待著誰，卻又像什麼都沒等一樣，從不刻意停留在某個地方，她日復一日都做著相同的事，如鬼魅般在冥府各處閒晃——哦不，她本來就是個鬼了。

可她雖然是鬼，卻依舊令地府的人頭疼，因為所有的鬼都拿她沒辦法，如果蘇秀是隻普通的鬼，孟婆有成千上萬種方式可以讓她去投胎，像是不小心給她喝下孟婆湯，或者告訴她，人間有多好，來世她能大富大貴，也許還能做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皇后，殘忍一點也能直接命小鬼將她架上奈何橋……

但這些方法卻沒一個管用，誰叫蘇秀是個痴呆鬼，連句話都說不好，叫她投胎，也只是讓她變成傻子受人欺辱而已，還不如讓她留在地府來的快活，至少地府的鬼魂、鬼官看她可憐，也不會想去欺負她。

人們都說鬼不如人，其實是人不如鬼，人會主動害人，而鬼不會，地府裡的鬼只想趕緊贖罪，趕緊投胎而已。

蘇秀的行程幾乎都是固定的，她每天都拿著桶子從孟婆旁經過，走到奈何橋邊，舀些忘川水到木桶裡，再走到忘川附近的彼岸花林，那是地府特有的植物，豔紅似血，蘇秀似乎很喜歡這種紅到極致的花。一朵一朵，她都細心捧著花緣，為花朵澆灌。等她忙完，一天也差不多結束了，她就又拿起木桶回去。

她在離彼岸花海不遠處，有間屬於自己的小屋，那是孟婆施捨給她的，因為蘇秀除

了澆花什麼都不會，又執著地賴在地府不走，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未免可憐，所以某天孟婆就忽然善心大發，贈了一小間棲身處給她。

只是孟婆也覺得蘇秀這女鬼頗奇怪的，她知道蘇秀喜歡澆花，所以便把小屋建在彼岸花林，可她明明都已經幫蘇秀設想好了，蘇秀還是會特定繞了個大圈，走到奈何橋畔，再走回花林。果然傻子的邏輯不是正常的鬼能理解的。

通常孟婆都不太會去搭理路過的鬼，因為一但認識了，就容易產生感情，這對她這種送人投胎的工作有害無益，可孟婆對這個看了幾百年的鬼始終還是保持著一絲憐憫，同時孟婆也很好奇，什麼樣的執念能讓一個鬼甘願徘徊於地府，又不爭不求。

孟婆在地府待了上千年，已經看過了太多太多的鬼，所以她知道鬼在面對認識的、曾經的親人時總會有一分不捨。儘管前生的恩怨情仇在死後皆不重要，卻還有許多不肯放手的鬼，苦苦哀求，拚了命也想挽回些什麼。

這樣的鬼，孟婆也見過不少，她會給這些鬼兩個選項，要嘛喝下孟婆湯，要嘛直接從忘川河走過——從忘川走過可是撕心裂肺的疼，如烈火焚燒，如萬蟲蝕骨，並要煎熬個幾百年，才能轉世為人。

孟婆從沒看過有誰能成功走過忘川，往往都是走了幾步便回頭了。再者就算成功走過，保留前世的記憶又如何？當記憶裡的人都不認得自己，這份執著苦的人也只是自己罷了，既做不回前世，也把握不住今生。

但蘇秀不一樣，孟婆沒看過蘇秀為了誰而鬧事，蘇秀就像一尊冰冷的木偶，什麼都不要，什麼也不求，只是固定遊蕩於地府。面對來來往往的魂魄，她的眸中掀不起一絲波瀾，簡直比地府裡的鬼官還清心寡慾。

在蘇秀待在冥府的第兩百三十六年，孟婆曾耐不住疑惑，開口問她：「你為什麼不走？地府哪裡比的過人間？」

說真的，如果不是她在地府為官，她倒想到人間歷練歷練。人間有著地府所沒有的美好，那是跟地府截然不同的存在，她曾到人間出差過，雖然只有短暫幾日，但卻看見了比地府幾個月還多的景色。

地府一直都是幽暗且死氣沉沉的樣子，而人間不同，人間的景象每一日都有變化，就像人心一般，每秒都有分毫差異。春花，夏雨，秋月，冬雪，人間季節分明，每一季節都有不同的美景。

蘇秀沒有說話，只是皺起眉頭，露出一副困惑的神情，盯著孟婆看了好一會兒。孟婆被她看到受不了，像個孩子般賭氣說：「也罷，你不想說就別說吧！但我要告訴你，那彼岸花吃的是鮮血，是人血，你一直澆忘川上去，對它們根本沒用！」

想說那是傻子的興趣，孟婆一直不忍心拆穿，但她今天難得開口關心「鬼」，居然就吃了閉門羹，她就不信傻子也是啞巴！像是要把眉都擰在一起似的，蘇秀不解地看了看手裡的木桶，又看了看孟婆，然後她放下手中的木桶，默默地走回家。只是隔天，她依舊提了個木桶，經過了孟婆身邊。日子這樣過下去似乎也沒什麼不好，就是孟婆像發現新樂趣般，每天都要逗蘇秀幾句，看蘇秀到底會不會說話，蘇秀則一如既往的沉默，彷彿根本不存在於這個世界。

第五百二十八年，孟婆得了個空，可以去找閻王報告。對孟婆來說，幾百年一次的會報是她最清閒的日子，她可以連幾天不擺孟婆湯，不用對著長得奇形怪狀的鬼魂發愣。

孟婆走在前往閻王府的小徑，心情出奇的好，只是她才剛走到閻王府，正要敲門，裡面的門就自動開了。孟婆愣了一下，卻也沒有多想，舉步就跨過門欄。

閻王府承襲了地府的特色，除了比忘川橋畔多了些許威嚴外，依舊是幽暗冰冷的，唯一的色彩是從孟婆那裏移植過來的彼岸花，鮮豔的色彩在黯淡的地府裡顯得格外的妖嬈。望著花，孟婆難得的裂嘴笑了笑。揮手示意鬼卒無須通報，孟婆不受拘束地走進閻王殿，反正她跟閻王那是老交情了，用的著通報嗎？

只是剛走入閻王殿，孟婆又呆了一下，她沒想到閻王殿除了閻王外，竟然還多了一個人。嗅著空氣中瀰漫的人氣，孟婆有些不可置信。「老婆啊！先把門帶上吧！」閻王朝孟婆露出一個人畜無害的笑容。「呸，」孟婆雖還在狀況外，仍是下意識的吐槽閻王，「誰是你老婆啊？你個老不修。」「老婆啊！你這樣說太傷我的心了，枉我神機妙算，千算萬算的幫你開門了……」「去你的，一個鬼算到另一個鬼會來，有什麼了不起啊？」「話可不能……」「那個，兩位……」

看孟婆跟閻王兩人有種一鬥到天亮的趨勢，閻王殿裡唯一的人趕緊出言打斷，閻王這才撓了撓頭，說：「人我幫你找來了，你自己跟她說吧！」這下孟婆聽了可不樂意了，敢情你是來算計我的？「老不修，你給我把話說清楚，難怪你忽然放我假，原來是有陰謀的啊？」「不是的，孟婆大人。」那人連忙幫閻王辯護。「是在下特地來拜託閻王大人。」孟婆這才正眼瞧他，一襲藍裝，長髮整整齊齊地梳在腦後，一副就是文弱書生的樣子。孟婆有些不屑。「你叫什麼名字？」「在下崔映，特地來求孟婆大人幫助。」

「哦？」孟婆涼涼的說，她最討厭無端闖進地府的人類了，一向準沒好事。「你一下說要拜託閻王那老不修，一下又說要求我，你到底是要找誰？」

「這……」崔映有些不知所措。「他找你府上那丫頭。」一旁的閻王代他回答。「我府上沒人。」孟婆白了閻王一眼。

「別跟我鬧，就每天養花的那丫頭。」閻王沒好氣的說，這孟婆真是越來越沒大沒小了。「蘇秀？」孟婆訝異了。

不過孟婆可沒漏看，在她提到蘇秀時崔映的眼神，她微眯起眸子，像個彎月般打量著崔映。「是的，孟婆大人可否讓在下跟蘇秀見一面？」崔映微彎腰，狀似請求「憑什麼？」孟婆不悅。人還講究個一面之情，蘇秀都在地府裡待那麼久了，孟婆好歹也把她當半個自己人，如今忽然跑出個陌生男子，孟婆怎麼可能無端放鬼，而且蘇秀還是個傻子鬼。可惜她還來不及刁難他，崔映旁邊的閻王就代他開口，閻王表示就讓他們見一面吧，這是他們兩人之間的孽緣，總是要有個了結，拖著對他們兩個都不好，再說蘇秀都在地府裡待好幾百年了，難道你要她再多待個幾千年？

孟婆一時無語，瞪了眼閻王要他把話說清楚。閻王嘆了一聲，命鬼卒將生死簿拿來。他翻開了生死簿，口中念念有詞，得術法滋潤的簿本頓時亮著異光，在一片光亮過後，孟婆看到了蘇秀的前生——她來地府前的生活。原來蘇秀是一國公主。

畫面來到了蘇秀的寢宮，她正倚在貴妃椅上刺著繡畫，畫裡的圖樣卻不是尋常女兒家喜愛繡的鴛鴦花卉，而是滿地、染著鮮血的落櫻。

那時的蘇秀，眸子裡一片清澈，雖然被母親關在房裡逼練女工，卻還是執著地做著自己想做的事，就算不能彎弓作戰，至少也要懷念沙場，她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背著父王，偷偷地女扮男裝，投奔戰場。

在蘇秀眼裡，戰爭從來就跟男女無關，而是一種保家衛國的意念，不過蘇秀的功夫雖然不錯，卻沒機會真正上戰場，往往才剛混進去就被人認出來了。為此她非常苦惱，直到她遇見了崔映。

崔映是個文官，對武術一竅不通。因為公主太不受教，一直想舞刀弄槍的，讓王上非常頭疼，於是在公主氣走第七個老師後，崔映自願幫王上分憂，請命去當公主的老師。

「公主，在下是你的新老師。」「你配嗎？」蘇秀大笑，笑的豪爽不羈，笑得讓崔映看傻了眼。

他第一次看到女生這麼樣笑，這讓崔映狹小的世界產生巨大的衝擊，他一直以為女生都該掩著嘴笑的。崔映起初也跟之前的幾個老師一樣，不斷地被公主刁難。其實蘇秀也沒有惡意，純粹只是討厭繁文瑣節而已，所以她刻意欺負他們，為的就是把他們氣走後，等替補的那短暫清閒日子。

沒想到這次的老師這麼快就來了，聽說還是自己向父王請令的，蘇秀不耐煩的皺起眉頭，「喂，你會刺繡嗎？」崔映一愣，「什麼？」「我說刺繡，刺繡，你會嗎？」蘇秀在崔映眼前晃著自己手裡的刺繡。「呃……公主，那是女兒家在做的事……在下不會。」崔映吞吞吐吐地說。蘇秀啐了一口，「連這麼簡單的東西都不會，你當什麼老師啊？」

「在下要會這些，才能當老師嗎？」崔映疑惑。「廢話。」蘇秀翻了個白眼。「那……在下練習看看。」

這下換公主愣住了，不過也只有一下子，她很快就回過神來，她把刺繡丟給崔映，跑去一邊做自己的事情了。崔映默默地接過蘇秀手裡的刺繡，坐在一棵大樹旁的石頭上，一針一針的開始練習，比起蘇秀當年剛學時刺繡時，刺的坑坑洞洞，崔映算是非常有天分了，他從白天練習到下午，手中的圖樣基本上已經成形了。雖然偶爾會不小心刺到手

指，他也只是皺了下眉頭，就又繼續刺公主交給他的畫。

蘇秀從寢宮裡走出來後，第一個念頭是，這哪來的傻子啊？她瞪著眼前一臉傻樣地研究著刺繡的男子，忽然有了想將他留下來的念頭。

但想歸想，蘇秀還是一樣地喜歡欺負他，唯一的不同是蘇秀不再想著要把他氣走了，她發現，就算她不吵著要上戰場，只要跟著崔映，這日子過得也不會無趣，她開始纏著崔映，要崔映講講朝廷上的趣事，或說些流傳於市井的傳說。

崔映就這樣陪蘇秀整整三個年頭，他每天下朝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蘇秀報些新玩意。對於蘇秀的要求，不管好的壞的，崔映幾乎都照單全收，只有蘇秀曾要他想辦法，讓她能戎馬出征的那一件事，崔映拒絕了，他說那樣太危險，他不想要睜開眼卻看不見她爽朗的笑。

聽著崔映的回答，蘇秀沉默了好一會，就在崔映以為公主生氣了的時候，蘇秀回他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殘爛的笑容。而且從此以後，蘇秀再沒有提過想去戰場上當個女將軍。

閻王翻手闔上了生死簿，收起了蘇秀與崔映的前緣，崔映望著孟婆，眼神是從未有過的堅定。

孟婆忽然覺得，也許蘇秀當個傻子還省事點，至少傻子無心，不會疼痛。她嘆了一聲，「之後呢？」「之後的事你得自己去問蘇秀了。」孟婆點了點頭，領著閻王跟崔映去奈何橋畔。

蘇秀正彎身舀起一瓢忘川水，準備倒入木桶裡，一抬眼，卻看見崔映熟悉的容顏。蘇秀一愣，木瓢滑出手心，落到了地面。黯淡無光的眸子裡漾起一種莫名的情緒，她啟唇，咿咿呀呀地卻說不出話，好半天才艱難地發出幾個音節。「……出……因……。」

顯然是太長時間沒開口，蘇秀的嗓音嘶啞低沉，但崔映還是由她的唇形明白了她是在喚他。她還記得他。崔映對已經癡傻了的蘇秀笑了笑。「公主，在下來歸還屬於你的東西了。」

崔映剛說完這句話，一到白光從他身上竄出，快速地衝到蘇秀體內。一旁的孟婆好似明白什麼了，難怪她一直找不出蘇秀癡傻的原因，原是少了一魂一魄，而她少的那魂魄竟藏在崔映身上，這執念該有多深啊……。

魂魄回歸的那一剎那，那些失去了的記憶排山倒海的灌到她的腦袋裡，蘇秀蹲下身子，摀著腦袋掙扎，發出痛苦的悲鳴。崔映走到她身邊，輕輕地抱著她，像哄小孩般，輕輕地拍著她的背。「好了好了，都過去了……。」崔映的語氣溫柔，一如每次被蘇秀欺負時那樣，崔映溫和地安撫著她，也只有崔映知道，這個在外人面前囂張跋扈的公主，其實內心就像個孩子，只要有人願意打從心底真心接納她的一切，她就會不顧一切的信任那個人，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他忽然想起分別的那一天，蘇秀對他說的那句話。「帶我走，好不好？」那時的公主，早已褪去了武裝，對他全然的信任。可他卻選擇了信任這個國家，信任把公主嫁到強國，能換取國家的百年安寧。

他忽視了蘇秀眼底的哀傷。「有些責任是公主必須盡的。」他說。「那我不要當公主了，你帶我走，帶我走，好不好？我不知道當公主有什麼好？這輩子我都做不成自己想做的事……。」她的眼裡已經溢滿了淚花。

崔映沉默，第一次對蘇秀的說了重話，「可你就是公主，這是生下來就注定了的事，你改變不了，你此生只能為了這個國家。」

後來蘇秀還是嫁了過去，只是沒幾個月便傳來公主病逝的噩耗，崔映在那天難得喝了個大醉，他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對不對，望著溫柔如水的月，他忽然感到厭惡，他忽然開始懷念蘇秀豪爽的笑容。

幾年後他獨自前往公主遠嫁的他鄉，想在那裏找尋一絲屬於公主的氣息，卻在宮中聽到了一些奇怪的傳聞，傳聞公主當年根本不是病逝，而是自殺。病逝只是王室怕被怪罪，才編造出來的謊言。

聽著那些流言蜚語，崔映好像明白了些什麼，他握著當年那幅刺繡，久久不能開口。如今望著熟悉的容顏，崔映總算懂了當初那份失落的緣由，他緊緊抱著懷中的蘇秀，感受著踏實的溫度，直到公主漸漸轉醒，他才柔聲問出他一直以來的疑惑。

「公主，為什麼要把一魂一魄留在我身上？」蘇秀揉著腦袋，將崔映推開了些，並在他肩上打了一拳，「因為我恨你，恨你！留一魂一魄在你身上，你死不了，我活不成，這樣對我們都好。」崔映望著屬於自己的幸福，像個狐狸般微笑道：「這樣啊！那我現在把你的魂魄還你了，你可不能再恨我了呀！」「……崔映你個無賴！」



佛光大學 中文系 三年級 高文君

自述：

隱性叛逆型患者，討厭聽話，討厭被人強迫做事，也不喜歡一層不變的行程，這會讓我覺得日子索然無味；愛好自由，照心情做事，時常讓人找不到。目前最想做的是，找到人生中最想做的事，還有尋找讓我不會無聊的人事物。

《伍德塔克針葉林》

〈Part 1〉

一如往常的在清晨五點三十分起床，打開水龍頭將洗手槽放滿水，看著鏡中空洞的眼神約三秒之後，將尚未回過神的倦容用冰冷的自來水沁醒。打開衣櫃披上左邊數來第三件的襯衫和穿上右下角櫃子第三層的卡其褲，最後檢查褲子口袋裡的鑰匙、包包內的手機、香菸與錢包，確認無誤後套上焦糖色牛津鞋出門，一如往常的一天又開始了。

通常我習慣出家門口後右轉進入小巷弄，買一份六吋乾酪醃牛肉三明治，接著拿出手機確認昨天助理傳給我的檢討報告書，而這中間大概會穿越兩個街區、四個路口和三間中東書報攤，最後抵達地鐵站。

「聖羅蘭斯站，聖羅蘭斯站到了。進出車廂請注意月台間隙。」一、二、三，今天也是三步的距離走出車廂，但並非刻意，而是多年來的習慣，不過也可以說是淺意識中固定保持著這個距離，人與人之間也是。從小我就不太擅長口語表達，而這個不擅長的技能在求學過程中的確也造成很多的不便，甚至遭受排擠與霸凌，老師們無奈，而父母卻認為是天生痼疾帶我四處求醫，卻也檢查不出個所以然。也許是自尊心作祟，因為我不認為這是缺陷，相反的我將旁人所無法理解的情緒與感情藉由文字抒發，慢慢的也從寫作中找到樂趣，當時天真的認為「上帝關了你一扇窗，必定會為你打開另外一扇。」便一頭栽進寫作的世界裡，但久而久之與同儕間便少了交集，不過我也不太在乎就是了。

走出聖羅蘭斯站三號出口，在左轉第三間的咖啡店帶走一杯雙份牛奶的熱拿鐵，約在喝到第三口的時候會停在編輯社大樓門口，一次踩三階樓梯第三次剛好走完，向第三班的警衛打了聲招呼後按了編號三的電梯上三樓，推開第三扇門後右轉就到了我日常寫作的工作間。

其實我也不太了解為何生活中總是充滿「三」的循環。我的寫作桌上擺著三盆仙人掌，左手邊總是擺著一枝筆、一本便條紙與一個橡皮擦，電腦銀幕上永遠都開有三個視窗輪流切換，就連煙灰缸裡的菸頭也都是三的倍數。別問我為什麼，連我自己都很想知道答案。

這一天，老闆將我叫進辦公室，告知我下午前往伍德塔克郡，說是將要在那邊開發新的營運據點，想派我過去三個月順便監督工程進度；當時我心想「這不是存心要玩弄我嗎？看來又要假惺惺的與陌生人打好關係，況且還是在那個遠得要命的地方，真不知道怎麼會選擇在伍德塔克郡…」，但就算滿腹抱怨，老闆一貫的作風就是要開發員工的無限可能性，我也只好硬著頭皮回家收拾行李。

伍德塔克郡。一個距離首都一千五百四十八公里遠的偏遠鄉下地區，有著全國最大面積的松杉混和林以及長年低溫的不友善天氣。好死不死接下來的三個月都要在這裡渡過，想起又是一陣心酸。

搭上下午三點半的高速列車，除了車廂內的小孩不斷哭鬧，大至上還算是挺順利的。下午五點四十三分抵達伍德塔克車站，站在這陌生的車站門口，熱情迎接我的不是工程負責人，而是伍德塔克十月份的急凍低溫，儘管穿著厚重的極地外套與圍巾，冷冽的強風依舊穿透無阻，直挺挺的扎進每一個毛細孔。放下卡在積雪中的行李箱點了根菸，藉由熱火燃燒菸草所產生的致命熱氣稍微暖和了瀕臨凍傷的氣管，還有一公里才到達公司配給的臨時住處。

拍落肩膀的積雪，點起室內壁爐，這是一幢有年代氣息的木屋。小小的，不大，卻帶給人一種無比的親切感，不過經過寒風「熱烈」歡迎過的我早已累壞了，連忙脫去厚重的外套攤坐在壁爐旁的木椅，享受真正熱烈的柴火。這時門外傳來敲門聲：

「你好，很高興認識你艾倫先生。」

「你好，我是艾倫。聖羅蘭斯總公司指派這次工程的專案經理。」制式的自我介紹，簡潔不拖泥帶水。

「艾倫先生，明天大約十點有個簡單的近況說明，到時候在把細節跟你報告。那今天就先這樣，長途跋涉辛苦你了，早點休息。」禮貌性的跟我點個頭便關上門走了。

這位是珍，伍德塔克營運計畫工程的負責人。有著一頭紅色短髮，臉上些許的雀斑顯得有些稚氣，是來到這裡第一個開始須要攀談的陌生人。

關上門，搬了張桌子到壁爐旁放上筆記型電腦，將第一天的進度草草整理後傳給助理便上床睡覺。

在伍德塔克，彷彿一切都變得非常緩慢。有時我會趁著開完匯報後往森林裡走走，早晨的溫度將昨晚鋪灑的積雪削薄，受陽光刺激的針葉所釋放出的氣息令人格外舒坦。有時靈感一現我便將它記錄下來，晚間回到木屋再一次整理；一個月過去，所存檔的作品也累積不少，似乎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大量的創作了，有種熟悉、卻又感傷的情緒包覆全身。低著頭，滿溢的淚水墜落指尖；是啊，那淺意識之所以固定保持著距離，是為了不再讓自己受到傷害，也是懶得解釋後所衍伸的傷疤。短暫的回憶重現令我而無法自拔，只能靠著桌腳瑟縮在木質地上一動也不動。

〈Part 2〉

阿特拉斯雪松是伍德塔克郡比例最高的的樹木。它特有的質調能在夜晚引領生靈入夢，到了早晨則與露水相輔，壓抑了稍為乾燥的氣息。

在夜裡，通常會以兩顆肌肉鬆弛劑作為休眠的代價。有時運氣好，藥效發作的快，入睡的也快；不過多數的狀況則反反覆覆，大概能維持三個多小時的睡眠，再來就是睜大了眼睛盯著天花板，直到光線延伸至窗台。不過在這裡卻完全不同，藉由伍德塔克郡豐富的雪松，那安定、沉穩的習氣讓我幾乎快忘記安眠藥的滋味，總能在晚餐後的四個小時內使腦袋昏沉，也能在陽光爬進屋內後自然的清醒。但是這令人舒緩的氣息，卻也將深藏在底層的空白緩緩的鉤起，越是正常的作息生活回憶浮現的比例就越高。最初只是偶爾觸及，卻也很快的遺忘；半個月過後那段模糊卻又深刻的記憶幾乎佔據我所有思緒，反而我開始不敢安穩入眠，彷彿每一次的深沉睡眠，那段記憶便再侵蝕更深。很痛苦，也很恐懼。

隔天我向珍請了假，獨自前往針葉森林。我認為那令人舒坦的氣息，能夠觸發淺意識所遺忘的空白片段，讓我去挖掘、去拼湊、去解密；除此之外還能去尋找更多的題材與靈感，讓這曾經感到無聊與心酸的伍德塔克郡多了份工作外的「意義」。

順著積雪的道路，蜿蜒連綿的小徑看不到盡頭，卻給人一種莫名的既視感，幽幽的，令人摸不著頭緒。上午八點五十分，頂上的陽光散落在雪松枝頭，多出來的則分給依偎在底部的小草，形成一幅生動卻不浮誇的構圖，立刻從背包中拿出紙筆記錄下這隨興的時刻。曾經有些人會跟我說「好羨慕你，隨時都可以創造出文學性很強詞句」，但是我覺得並不是創造力的問題；生活周遭有著太多靈感與題材供我們使用，而我不過只是將所看到的擷取部分並付與它個人情感，再用文字表達出來罷了。與依偎的小草道別後繼續向小徑前行，不過越往前行道路越小，也因融雪而泥濘不堪非常難行，原本

舒服的陽光也因頂頭茂盛的雪松與霧氣給遮蔽，在地面上映照出詭譎的色彩。每往前一步都是個冒險，但我確信在這未知迷霧與深根鼻腔的舒緩氣息終點處，必定有所找尋已久的答案。

在一處岔路口停了下來，不過向兩邊望去，都是深不見底的小徑與濃霧，經過四個小時跋涉的雙腿早已力竭顫抖不已。在路口附近找了塊巨岩，拍去邊緣生長的苔毛坐了下來，出門前準備的飲水也喝的差不多了，當我正想著回頭結束這趟荒謬的旅程時，迷霧來了。不同於前些時候遇到的，這次迷霧來的又急又快，而且伸手不見五指非常濃厚，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景像打亂了計劃，也被這濃霧困在針葉林內的小徑路口。當我驚慌失措的同時，我看到又岔路的底層發出微弱的火光，這是在迷霧中唯一能辨識出不同的物體，不知道是哪裡來的勇氣將我推往那亮光，而我也依著它所給予的指示向著火光奔跑。在這小徑上每踏出的一步都在泥濘難行的道路上烙印恐懼的痕跡，奔跑的速度越來越快，身邊的迷霧也開始漸漸散去，原本被掩蓋著的雪松又再透露出輪廓，偌大的針葉林也慢慢顯現出它原有大氣的姿態，而那火光就在我面前，一幢紅磚與實木建造的小屋，門口有著一盞點亮的燭台，微弱、卻在微風中努力的燃燒著。

從外觀上看起來這幢小屋與伍德塔克其他地區的建築沒有太大的出入，紅磚所堆砌的牆壁鑲嵌的深色的木質窗框，窗戶玻璃的最上層有些五彩琉璃拼接，似乎是當地傳統童話故事的畫面；屋頂則是使用雪松材版相並而成，雖然表面被大雪漆成銀白，依舊擋不住它可人的質地與顏色，還有那特有的沉穩香氣。

敲了敲門，屋內沒有任何回應，試著將木門打開，但那看似輕薄的木門卻如鋼鐵般沉重，眼看奮力擺脫的迷霧開始蔓延至小屋，內心著急卻又無法改變現況，我雙膝跪地靠在木門上無力的敲著，絕望的思緒伴隨著濃霧即將把我吞噬，「快進來！」就在決定放棄求生的剎那，一個熟悉卻又陌生的聲音從門的另一端傳出，而木門也隨之打開，「快點！不然就來不及了！」他伸手試圖將我從癱軟的狀態拉起，那個背光的剪影很模糊，

是很溫暖的色調，但是卻透露出冰冷的氣息。

我握著他的手想站起來，不過無力的雙腿成為我最大的阻礙，只能半爬半走的任他拖行我進入屋內，而眼鏡也在混亂的過程中被碰落；當木門關起的瞬間，已經快籠罩整片森林的迷霧頓時煙消雲散，夕陽透著七彩琉璃窗投射進了屋內，彷彿剛剛所經歷的一切都是錯覺，好詭異，真的太詭異了。連滾帶爬的進了小屋，還在因剛剛差點死在伍德塔克針葉林而喘氣的同時，那個熟悉卻又陌生的聲音開口了：「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準備今晚你休息的地方。」語畢後便往長廊走去。攤坐在客廳中央，趁著沒那麼喘的時候環顧了一下四周，在這個小屋的牆上掛滿著各式相框，而裡頭的照片從黑白到彩色、家族合照到單人、照片中的人物從學齡前到抱著孫子的老人；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每張照片都沒有臉，但也不能說是真正的「沒有臉」，而是臉的部分都被某種光暈給遮蔽著，又有點像是被沖洗藥劑刻意滴上般的糊開，一種奇怪的氛圍擠壓在外表看似溫暖的小屋。不一會兒，那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走了回來：

「今天你就什麼都不要想，好好休息。」

「你是誰？總覺得你的聲音很熟悉，我們是不是在哪裡有見過面？」

撿起落在地上的眼鏡擦了擦帶上，想一探這位「陌生人」的真正樣貌。

「我就是你啊，難道你感覺不出來麼？」在我帶上眼鏡的瞬間他說了這句話。

透過眼鏡，我不敢相信自己所見到的另一個自己，我再一次用清晰的視角觀查牆上的照片，每張都是我從小到大的生活記錄，以及內心一直無法正視的被排擠的記憶。

「不，怎麼可能，這一定是作夢，這一定是作夢！！」我崩潰的衝向大門，一把抓起門鎖試著將門拉開但卻無動於衷，那扇木門又回復到前些時間如同鋼鐵般的重量。

「知道為何這門你推不開麼？它其實是你內心的枷鎖，我知道你永遠解不開也不敢面對。就讓你我融和，塵封你內心底層的庇護所吧！」

〈 The End 〉

病房的漆白水泥牆顯得格外安靜，只剩下嗡嗡的風扇在屋頂殘喘。是絕望？還是恐懼？我已經搞不清楚。只知道現在的我身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回想起清醒前所經歷的一切，聖羅蘭斯地鐵站、伍德塔克郡、寒冷的十月、珍，以及充滿清新質調的雪松針葉林，和那幢詭譎的小屋。那位另一個我到底說了什麼？為何明明是夢卻會讓我如此恐懼？我一直想著這個問題，但也因此使得頭痛劇烈，我試著坐起身下床喝水身體卻不聽使喚；想開口大聲求助卻只聽到喉嚨發出奇怪的咽鳴聲。這時經過門口的護理師聽見了我的呼求，連忙叫了醫師前來我的病房，而我的家人也跟隨在旁。

隔著簾幕聽到醫生很不清楚的與我的家人做診療報告，也聽到母親低聲的啜泣；拉開簾幕，醫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加油，我們一起努力！」之後向我父母點個頭致意，而他們也回報醫師一種帶有感謝的惆悵面容。

醫師走後我的母親終於崩潰，她跪坐在冰冷的乳膠地板泣不成聲，雖然我看不到她的臉但淚水滴落的聲音好比墜落水晶吊燈，巨大且破碎；一旁的父親紅著雙眼望著我，

我的一次發覺他變得這麼老，皺紋順著肌理蝕刻過他的臉龐，但他仍然表現著堅強。透過眼角餘光看了看父親手中的診斷報告書，上面寫著：

診斷病名：

全身粉碎性骨折，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脊髓神經功能受損，全身癱瘓。



佛光大學 中文所碩士班 三年級 繆孝讓

自述：身高一般、體重很重、戴著眼鏡、對於香菸這項物品很執著；愛寫些廢文，以「生活牢騷大於情感抒發」做為靈感來源，對於 80、90 年代音樂接近狂熱、嚮往奧罕·帕慕克建構的伊斯坦堡，喜愛在夏目漱石的夢與但丁·阿利格耶里的長篇詩。

愛與勇氣以及貪吃

大家耳熟能詳的《白雪公主》故事：有美麗的公主還有帥氣的王子，以及一個老套溫馨的結局。故事是這樣嗎？

那天呀，我應邀去一個故事收藏家作客，不期然地在他家的厚厚牆壁中發現，《白雪公主》另一截然不同的版本。到底多不同呢？讓我們看下去……

含著金湯匙出生的白雪公主，從小就不愁吃不愁穿，要什麼有什麼，但卻也造就了這位美麗迷人的公主在剛滿 20 歲時已經擁有全迪士尼公主界裡最驚人以及最肥的體態。對她疼愛有加的國王卻始終認為女兒是最美麗的，在他奇怪的邏輯，覺得就是要把女兒養得白白胖胖自己才是位成功的父親。

可是有天白雪公主的母親受不了了，她再也無法忍受美麗的白雪公主繼續這樣墮落下去了，尤其是白雪公主一餐的伙食費就要花上好幾萬，這讓皇宮裡的御廚更是吃不消，總是來不及準備給公主享用，因此她決定向她最珍貴的魔鏡尋求方法：「魔鏡 魔鏡，誰才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黑皇后也就是白雪公主的母親站在魔鏡面前問道。

「這世界上最美麗的是白雪公主，但……目前已經不是了……因為白雪公主常年累積下來的身材已回不到當初的樣子，所以，這世上最美麗的女人已經由蘇丹國的茉莉公主代替了。」魔鏡尷尬地回答道。

「什麼！？國王居然將白雪公主寵溺到這種程度，那該怎麼辦？有什麼方法可以令白雪公主恢復原本的體態呢？」愛女心切的皇后著急地向魔鏡尋求解答。「有一個方法，可以令白雪公主回到最初的體態，但這個方法必須忍受相思分離之苦，而白雪公主自己也會很辛苦。」「什麼方法，我都願意試，只要可以讓公主減肥成功！」

皇后在聽了魔鏡的建議之後，第二天大早她就趁國王出訪鄰國期間趁機將睡夢中的白雪公主塞到馬車中送到了一個鳥不生蛋雞、不拉屎，名為「無敵減重管理學院」的減重學校。

「無敵減重管理學院」是王國中最有名的減重學校，那裡收了許多的重哥胖妹，以「嚴格」聞名，以往進去的學員們都以最好的成績畢業，此所學校不只管理學員們的身材，也兼顧了學員們的學科成績，可謂「一兼二顧摸蛤仔兼洗」。

難怪卻也吸引了許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們將孩子們送來就讀。但由於管理森嚴，許多受不了飢餓的學員幾乎都想偷跑出來，但能如此有名也不會是省油的燈，學校校長雇了很多保全警衛，每一個死角都架設了體重警報器，什麼是體重警報器呢？就是當你踩下去時體重警報器就會自動計算你的身高體重，而你的體重不符合標準時警報器就會響起，警衛也會因此找到你！

當白雪公主知道母后要將她送進來時，極度抗拒，甚至還妄想要從馬車跳出去，但由於噸位太大了，頭還差點卡住馬車窗戶拔不出來。因此她也只好放棄乖乖認命。

但皇后愛女心切卻被白雪公主解讀成忌妒她的美貌，而想將她永遠送離此地。此類的謠言也在公主被送走的那天起開始滿天飛。視女兒如命的國王更是在回國知道此事之後對皇后更是不諒解，對皇后也是慢慢的冷淡起來。

「母后一定是忌妒我的美貌才會想將我送走！」這想法開始在白雪公主幼小的心靈慢慢滋生，也讓她們母女倆的心結越打越緊，每當皇后想聽聽女兒的聲音時，白雪公主總是有心無心的回答皇后的話，漸漸的，原本感情不怎麼好的母女倆也隨著白雪公主被送到減重學校更加疏離。

一開始進入減重學校的白雪非常不適應，每天晚上都躲在被窩裡哭，不是因為想家，而是因為三餐都是學校特別調配好的，分量根本不夠她吃，天天生活在吃不飽也沒人服侍的日子中，更是讓她備受煎熬，在減重學校的一切都讓她興致缺缺，直到有一天她遇到了特別班的同學們七個小矮人。

有一天小矮人們看到躲在荷花池旁哭泣的白雪公主，在經過一番安慰跟詢問之後，七個小矮人聽了白雪公主的處境，深感同情，因此也決定偷偷替白雪公主偷運食物進來，因為他們從未看到如此可愛動人的公主，雖然她的身材恐怖的驚人。

就這樣白雪公主開始步入學校軌道，每天努力的減重，只是為了掩人耳目，她怕如果她不好好表現的話，七個小矮人偷送食物的事會被揭發，七個小矮人會遭學校處罰。可是體重不會騙人的，儘管白雪公主每天努力的減重，但體重依舊維持不變，甚至有更重的可能，可是學校老師卻認為她只是心寬體胖，因此也沒有多加詢問，就繼續這樣放任白雪公主如此下去。

三個月過去了，白雪公主更胖了，七個小矮人持續地替她送著糖果、零食以及三珍海味，終於，白雪公主這樣詭異的「越減越肥」模式引起了新來的健身教練-路易的注意。

路易身材精壯挺拔高大，笑容陽光，是典型的陽光帥哥花美男，剛到學校時，女學員們就立馬替他成立了力量雄厚的超級粉絲團。是女生們心中的男神，但所有人只知道路易是新來的健身教練外，對於他的身世背景一無所知。

有天，路易趁白雪在收取七個小矮人的零食時攔截到了她。

「我懷疑你們很久了，白雪同學，妳這樣進來學校的意義何在呢？」路易一臉嚴肅地道。

「路易教練，求您不要舉發七矮人們，他們只是為我好，不想看我餓死，求求您，只要您不舉發他們我什麼都會做。」白雪公主緊張到快哭出來了。

「身為一個健身教練就是想看學員們努力的成果，如果妳答應我妳不要再偷吃食物那麼我也會既往不咎，當然，健身的事我也會幫助妳，每天固定兩個小時替妳授課，如何？」

為了小矮人們，白雪想都沒想便答應了路易的條件。至此，每天放學後的 2 小時，白雪都固定到路易的專屬健身房報到，日復一日，經過規律的運動及飲食，白雪公主的身材已慢慢雕塑出來了，雖然中間小矮人們看到她如此辛苦，曾多次想拿食物給她，但都被白雪拒絕了，因為她不想在讓小矮人們深陷被趕出學校的危機。另一方面也是日久深情，她漸漸地喜歡上了路易，她不想被路易看不起，因此她也更加努力要讓自己變回美好的樣子。

終於，在一年的努力下，白雪公主已經成功成 150 公斤瘦受到剩下 50 公斤，但還是不夠，因為她還是想瘦到剩下 45 公斤，45 公斤才是她的目標。就在她想把瘦身有成的消息跟路易說時，卻傳來了路易已經離職的消息。

「什麼！路易教練都沒告知他要去哪嗎？」白雪無法接受眼前的事實。

「是啊，我們連他要離職也是早上才知道的，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只留一句公主您已達到目標了，可以畢業了的話。」校長無奈地回答。

知道路易離職的消息，對白雪公主來說根本晴天霹靂，也十分無能為力，一個月後，傷心欲絕的白雪公主真的只瘦到 45 公斤但這份喜悅也無從分享了。

要離開學校的當天早上，皇宮派馬車前來迎接，大臣們看到大改造後的白雪公主簡直不敢相信，他們印象中的相撲級的公主居然變身為名模級的美人，但面對大臣們的問候，公主都無心理會，在與小矮人們道別之後，便頭也不回地轉身離開這個帶給她人生重大改變的地方。

回到皇宮後，愛女心切的國王決定替白雪公主辦一個盛大的歡迎派對。

派對開始時，儘管美食佳餚當前，無論是香酥炸雞還是清蒸紅蟳，都引起不了公主的食慾，這也讓國王非常擔心，苦口婆心地安慰她也無法，最後國王只好再到廚房讓御廚繼續料理更美味的食物看能否設法引起白雪公主的注意。

派對中的公主一直很不開心，直到她無意間在人群中看到了她那最熟悉的身影。她拉起裙擺努力地追上前去「路易教練！路易教練！」終於她等到了那個令她思思念念的人。

「我終於找到你了，本來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喜悅，可是你居然離開了！」白雪公主難過抓著眼前的人，深怕他又無預警地消失。

「公主殿下，請原諒我的不告而別，其實我是有苦衷的。」路易安慰地拍拍白雪。
「什麼苦衷？又什麼原因讓你出現在這裡？」

「其實我是鄰國的三王子，之所以會到減重學校去受妳母后的請託，想幫助妳減重，那段時間妳在學校的行為她都是知道的，只是她不想再增加妳對她的誤解才會託我幫忙，我之所以不告而別也是發現我愛上妳了，所以才會提前回國想請求我的父皇答應讓我前來提親。

聽到路易的這番話白雪公主有驚又喜，但另一方面又對自己感到羞愧，原來母后是如此地愛她，自己卻又如此的不懂事。聽完路易的解釋之後，她立刻奔向在大廳中央的皇后身旁與她擁抱並解開心結，國王知道皇后的用心也與她破鏡重圓和好如初。

三天之後路易果然前來提親，從此路易王子跟白雪公主便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當然，她每天還是會定時運動，以免又要回到那噩夢般的減肥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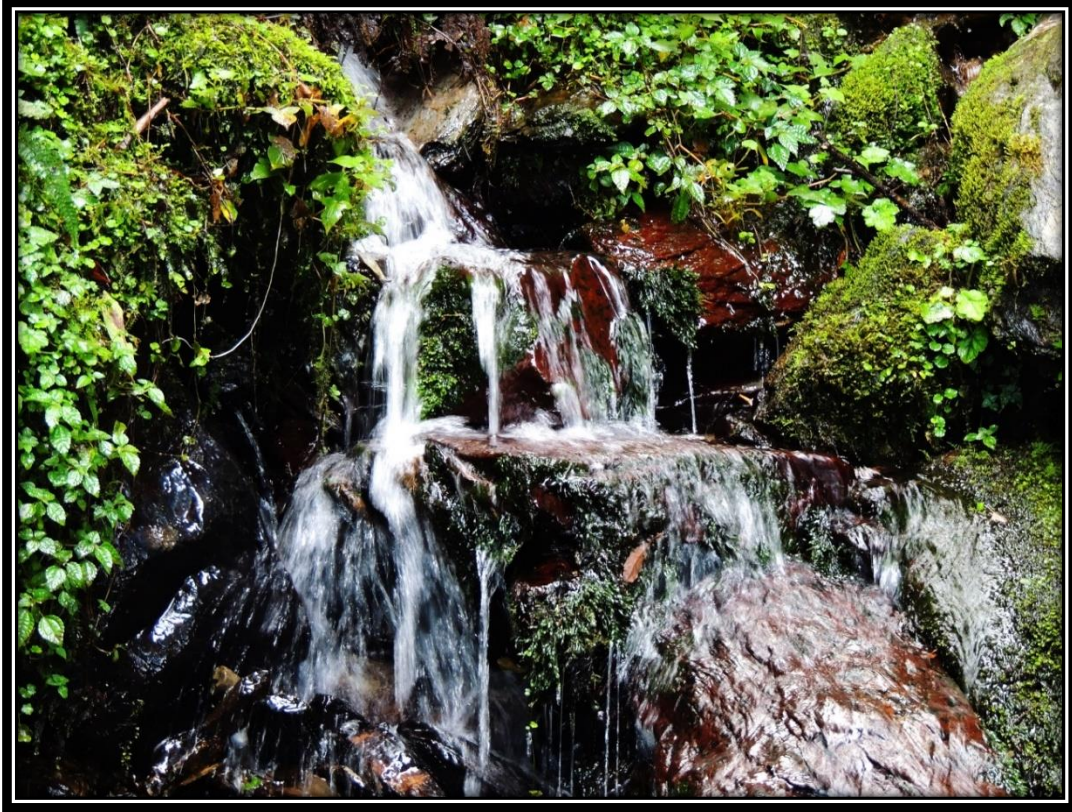
佛光大學 中文系 二年級 李曉

自述：平常喜歡看一些輕鬆幽默的小說及電影。
喜歡中文，所以選擇中文，雖然沒有特別突出，
但是自己覺得這是人生中最滿意的決定。

山海行旅

征尋

孤旅獨白



生命似滾滾不盡的長河。

近看，細水潺潺；遠眺，江流滔滔。

你低頭，趨身，浩蕩的弱水三千只輕掬一瓢飲。

飲盡這人間啊，嘻笑怒罵，愛恨悲歡

幽暗的隧道中乘載著滿車的疲憊。

漆黑的夜色似凝結成冰的江面，宕筆一畫，濃墨的孤獨成影，傾灑的絕望成雪，那隨著車身搖動的背影，東搖，西晃，腦袋瓜子兒似時鐘的鐘擺，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規律的敲出無盡頭的惆悵，又彷彿漁翁輕槳而下的竿子，勾著，拉著，淺藏在湖面下的希望。你自窗內望著窗外一朵牽牛花生長在左側的軌道旁，蒼翠欲滴，嬌豔如酡顏般令人心醉，倏忽轟隆隆的鳴笛聲響起，時速六百公里，如子彈一般白花花的鐵皮包裹車廂的銀龍，迅速在深夜的隧道中疾駛而過，如疾風，如烈火，如一頂韁繩失控的馬車，碾碎鐵軌下即將綻放的芬芳。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千年前柳宗元謳歌的自然，彷彿一幅幅超乎現實的幻燈片，那本該深遠而恆常的意境，映照在如今人滿為患的景象上，如此熱鬧，卻又如此的淒涼。

是人填滿了風景，還是純淨的黑白摹了靜謐的畫？

沒有答案，只是惘然的靜止，無念、無情、無聲、無息。

終是這無止盡的黑闇走到了盡頭。

彷彿，若有光。

先是一股微風的輕撫與吹動，這一道道如髮絲般纖柔的白光漸次透射在橋壁上，自成一幅絕美的影像，白色渲染的光暈勾勒出隱隱約約的輪廓，好像受到鼓舞，好像不甘於寂寞，不滿於千年前是如此恬然自得於自然山水的微笑，重重相疊到如今滿溢血絲，痛苦、迷惘的臉龐上。不！你不想也不願，你不希望人們做知識的奴僕而非主人，你不

希望人生是一連串沒有出口的迷宮，你更不希望人們始終為著生活奔波勞碌，卻得不到應有的報酬和成果，你始終深信刻寫在書籍的真理，你始終明瞭出口與解答一定藏在生活的周遭的某處，等待你探索與挖掘；你終將，終將深信著人們能蘊含著學問的力量，秉力燃起一把把大火，引領後代子孫，航向更璀璨光明的未來。

火車仍不斷行駛，指尖翻動扉頁嘶嘶的聲響劃破寂靜的空氣，你閉眼，感受輕柔的微風吹拂，品嚐著深秋蕭瑟空寂的寒涼，你睜眼，一道曙光直瀉而下，那是一種圓潤和堅實，那是一股豪情，一腔熱血，一種遊走於人間的自在，讓銳利的鋒芒回歸劍鞘，強勁的山風收住了勁，湍急的河流收住了勢，凌雲的壯志發過了酵。

我們仍不斷行駛，時時刻刻，駛向人生光明的巔峰。



獨自一人的路途總是孤寂。

屏除於一切的塵世之外，常日的你自詡為行走在驚濤駭浪的大海之中，勇敢無懼的水手，急於割斷家庭拘束的繩索，揚起帆布，昂昂然投入廣闊的無垠之中，你痛恨碌碌無為，你蔑視平凡，你自喜於縱酒高歌、縱情聲色的快樂與豪邁，於是，平日的汲汲營營，平日的雄心壯志，平日裡遇到的困難、痛苦，掙扎與糾結，否定與不認同，如今彷彿都成為一場沉默而難堪的獨腳戲，你是命運的傀儡師，你是生命的操縱者，然而你的生活你的十指飛舞之下竟繞成一圈又一圈，繁雜難以解開的心結。於是你微笑，獨自一人，悠走在這天地之間，你看著這滿山沁涼的空氣輕輕的將你溫柔地擁入懷中，無須思考，無須想像，無須動用任何愚昧的感官知覺，你只需拾起曾經最透明而柔軟的心靈，去感受這世間的萬事萬物，不帶有絲毫的妄想和雜念。

你想起了久遠前誦讀過的一段經文：

我從昔來，多棄是身……又復供給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象馬、車乘，隨時將養，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復次，若捨此身，則捨無量癰疽瘰癧、百千怖畏。是身唯有大小便利；是身不堅，如水上沫；是身不淨，多諸蟲戶；是身不淨，筋纏血塗、皮骨髓腦，共相持。如是觀察，甚可患厭。是故我今，應當捨離，以求寂滅無上涅槃，永離憂患、無常、變異。

這是在〈本生經〉中，描述佛陀累身累劫以來的修行和考驗。而在《捨身品》一章節內，不管是尸毗王割肉餵鷹的故事，和薩陞王子捨身餵虎的寓言，多談到肉體的苦痛、罪責，悲難。另外，印度的雕塑中，著名的「卡糾拉荷」性廟，神廟雕刻滿滿都存在身體的欲與念，妄想與騷動的化身。

印度的文化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氣味，那種氣味，就好比是叢生的熱帶雨林，夏日炎炎，樹木枝桠上掛滿色澤鮮艷，外形圓潤飽滿的水果，一顆顆掉落在地面上，發霉腐朽，蟲蠅滿布，你眼見豐滿亮麗的色彩，也同時聞得到空氣中熱到足以窒息的溫度，泥土溫軟潮濕，還有果肉甜美腐爛的氣味。

我在想他們的哲學世界裡是否存在著兩種極端，一為肉體極致的歡愉，一為肉體極致的苦痛；一曰性，一曰行。在兩者原始官能的刺激之下，生與死，快感與痛楚縱橫交替，肉欲的絕美胴體和血肉模糊的慘不忍睹，相互揉合相互體會相互參雜相互理解之後，那存在於肉身極致兩端，存在於癡狂的喜樂與撕裂的傷痛之間，存在於名為真理的平衡。你不得不讚賞，不得不佩服於恆河文明想像力的無限擴展與放大，哲理的深邃意境和廣度。

明瞭於此，你才能理解，從前種種皆為過往雲煙。



給自己一段旅行吧，此時此刻，將煩惱拋卻至九霄雲外，忘記曾經的雄心壯志，忘記萬丈紅塵裡的財富、權勢、聲譽；我們不談學運對社會的影響；我們忘記十二年國教；我們忘記社會上的紛紛擾擾，這在一個拈花微笑的雕像面前，一切都顯得如此的無足輕重。

太平山曾和阿里山、玉山，並稱台灣三大木場，你聽得見從遙遠風聲傳來的細語呢喃，百年前的這裡曾是日治時期輸送木材的軌道，到現在仍能看見當時的痕跡。你彷彿聽得見殖民帝國的鐵輪駛過軌道的轟隆巨響，嗚嗚的鳴笛聲，如翠玉般的綠色青苔攀上一座石臺，你想像著，這是不是佛陀在菩提樹前，發下「若不悟道，誓不起身」宏願的蓮花臺呢？

愛與恨、悲與喜，皆始於初生驚天動地的哭鴻與微笑，而歿於迢迢長軌的終結。

這是太平山旅程的第一站，見晴懷古步道。





湛藍的穹宇之下，蒼蒼莽莽的山巒層層疊嶂，千山萬壑的驟起磅礴，似一柄柄傲然矗立於天地之間的劍鋒，也似一場精采絕倫的交響晚宴，譜出一宏偉的山川樂曲。山嵐飄渺、潔淨白透似一襲襲薄紗團團滾動，輕裹上山腰，舞躍的金色光芒灑落在清澈的河面上，潺湲的泉水流動，似點點金沙閃爍；光之精靈仍不甘於寂寞，輕盈的跳動在蒼鬱的林蔭之間，一滴滴晶瑩的露水倘落在碩大的荷葉上，反射出亮眼的一輪虹光，彷彿要共同玩耍著光與影的遊戲。綠油油的青苔攀附著棕褐色的樹幹，參天的古木聳立，聳立於一彈指三十二億百千念的大千世界，與世隔絕在一個時間獨行運轉的世界，無視於紅塵俗世的爭執、衝突與矛盾，無視於凡人七情六慾帶來的痛苦、煩惱與執著。

從高山上俯瞰下去，可以望見一整個蘭陽平原。

一棟棟的房子，紅色、橘色、藍色、綠色，各色的屋頂縮小成一個個的方塊，整齊有序地排列在大地上，一畝畝的稻田或呈褐色或呈綠色的長條擴展，再向外遠眺，淺藍



色的海面，浩浩湯湯，無際無涯直直連接道地與海交界之地，海天一色，乍看之下，好像天空是海洋，海洋抑是天空，無分別，無執著，無我見，你震懾於如此美麗的景色，你縱情於如詩如畫的山河大地，你寄情於山水，你，翩翩起舞。

風乎舞雩，遨遊九霄雲天，超脫俗世六界之外，青山綠水，環湖的四面高山是青鬱鬱的一環，湖面似一池明鏡，亦是一滴花漾少女柔腸寸斷的淚水，那是怎樣的痛徹心扉，又該是如何的念念不忘，是情殤？還是某種有冤說不得的委屈？竟能從千年前橫跨時空的隧道，貫穿空間的距離，滴滴灑落在滾滾塵土上，匯流成一片群山圍繞的湖面，只怕是山也捨不得妳的秀氣、妳的嬌弱，妳迷人的風采令人不捨離去，一停腳駐足便落地生根，一晃眼，即是久遠連綿的千年。

風乍起，草浪奔騰，湖面的漣漪徐徐流動，山上的群樹隨風搖擺，文人的世界裡就該有一處絕世而獨立的桃花源，此時此刻，你已無懼於世間飄搖的風雨，一朵寒梅獨放枝頭，並不是為了顯現自己的特立獨行，而是能沉浸在靜謐而嘈雜的世界裡，隨水而流，隨風起舞，隨千山的豪壯，萬水的溫柔，隨耀眼的光影一眼瞬間，變換流年的千萬法象，聲聲，刻刻，舞盡塵埃風華。

光芒益顯耀眼了，美麗的光華終綻放於目空一切的自在，閃耀於一種知足的快樂，璀璨於亙古，長遠於永恆。



三千呎的飛瀑直下

正如那永字八法

一橫

一豎

一撇

一捺

撼動的山水

勾勒出 雋永千古的神話

佛光大學 中文系 二年級 賴衍綸

山海行旅

跨
閱

最熟悉的陌生人

凡是遙遠的地方，對我們都有一種誘惑，不是誘惑於美麗，就是誘惑於傳說，即使遠方的風景，並不盡如人意，我們也無需在乎，因為這實在是一個，迷人的錯。

——汪國真〈旅行〉

旅行這個字眼，在前幾年來對我似乎太過於陌生。畢竟那時候處在讀書的歲數，在人生的篇章中，似乎沒有過多關於旅行的憧憬和希冀，只是一直處於命運被體制內操縱著的狀態下。上了大學後，也許是從小長姐的身份自然而然形成的責任感和獨立性，我對自己的生活要求近乎苛刻，例如底線是絕對不用家裏的一分錢過生活這條。並不是家裏經濟條件問題，而是這是我認為是作為一個成人的覺悟吧，所以每天就圍繞著唸書、社團、兼職、戀愛這些瑣碎頻繁卻不知道重不重要的事情周而復始地打轉。誠然，這些都是進入社會後的必經之路。但是當時的我因為財力有限，不捨得亂花錢，可憐地去看場電影都成了奢侈品；因為被一些大家似乎都認同的思想錯誤引導，所以不想要脫離所謂「充實」的大學生活，所以把大部分時間投入在社團上；因為一進大學不安與惶恐伴隨著失戀的痛苦，所以盲目而隨便地談起了戀愛；因為高考失利極其苦悶，所以想要好好唸書卻又恨透了呆板的填鴨式教育，呆在教室都無奈。漸漸地，只是感覺自己整天恍然不知所終，大腦空空沒有想法，內心急躁卻不知從何邁出改變的第一步，久而久之感覺自己存在的價值真是太渺小了，每天的生活沒有一點點新鮮的事物充斥。

在「羅馬假日」裏有這麼一句話：要麼讀書，要麼旅行，身體和心靈總要有一個在路上。看似簡單的一句話，簡直戳中了我的痛處，鑽心疼。我的身體和靈魂似乎都不在路上，這件事情，也一度讓我沉寂。後來發生了更悲慘的事情，因為防備心弱加上愚蠢爆棚的同情心，造成了錢財損失不少，這件事對於辛苦賺錢深知「搵食艱難」的我來說，更是巨大的甚至是對於心靈盔甲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整個月內心情跌到了谷底。後來和父親徹夜詳談，談生活狀態、價值觀、未來，所有的心結似乎就被解開了。於我的性格

來說，我是一個只要想通了就看開了的人，於是我學會去放開許多束縛我的外物，學會活在當下盡情享受在我的年紀應該做的事，偶爾和朋友的美味聚餐、熱映電影；漂亮的衣服、褲子常常是辛苦工作的禮物；存錢下來並精心籌畫的旅行更是每年都滿心期待的事情。

我的旅行大多都是短程旅行，路途都是通過夜奔的方式完成。「夜奔」就是在傍晚至凌晨發車的列車上耗費一夜的路程，從第二天的第一縷日出開始展開旅行。我的旅行沒有瘋狂購物，沒有舒適賓館，沒有舒服路程，只有說走就走的勇氣，更多的是在沿途的顛簸中品嚐好奇和期待的滋味。我把所有聚光燈放在感受目的地的自然景觀和深深積澱的人文歷史和民風上。我的旅行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與朋友結伴，似乎是因為我開朗的性格和愛微笑的臉蛋，我善於在聊天中和許多人拉近距離感，所以旅途總能遇到很多知心人，聽到很多事情很多看法，與其交流之間，久而久之慢慢影響了我的世界觀，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

在來臺灣交換之前，身邊也不是沒有同學在朋友圈發一下關於交換生的趣聞。剛開始我不為所動，認為不過就是借學習的藉口來一場四個月的說走就走。但是，看多了就發現是我錯了。在臺灣，領略更多的是自由大地上盛開的無拘無束的人、事、物、想法。而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我們，不知道到要經過多少年之後才能真正體會這無拘無束的感覺？於是，在遞交申請書的最後一天，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是想著來一場人生的冒險，一切都由上天決定。最後我成功了，非常奇妙地就成為了準交換生。我成為了即將要踏入另一片未知的土地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從二月到六月，我用雙腳丈量著臺灣的每一寸土地。

仲春二月，我在宜蘭的幾米公園和老舊斑駁的長頸鹿火車站尋覓著漫畫家幾米畫筆下的影子。在臺北，高聳入雲的 101 大樓，燈紅酒綠的西門町街頭，璀璨不滅的臺北小巨蛋以及徹夜狂歡的臺北夜店，是臺北給我的初映像。當靜下心來慢慢穿過熙攘的夜市和喧囂的大街小巷，24 小時誠品書店中透露的溫暖燈光和醇厚的咖啡香。

暮春三月，我在平溪放了一盞天燈，重溫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在九份山城隨著窄而陡峭的石頭路走下去，尋找心中的「神隱少女」。在寒溪泰雅族原住民部落見證古老的信仰和傳奇。在淡江中學追尋不能說的秘境；在淡水漁人碼頭伴著碼頭旁流浪歌手動人的吉他聲及歌聲，欣賞夕陽的餘暉。在野柳地質公園感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孟夏四月，是中部的文化之旅。我穿梭在彰化鹿港小鎮的小巷裏，聆聽時光的迴響。在臺中，我在彩虹眷村追逐色彩的無窮變化，在宮原眼科吃一口古早味的霜淇淋；在「追分成功車站」買一張追分成功的車票，保佑考試順利；在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聽見其微聲低吟的暮鼓晨鐘；在高美濕地看微微轉動的風車，泡在淺水裏的泥地，粉紅色的夕陽餘暉，心中充滿了溫熱的贈與。在南投，我在青青草原可以觀賞一場精彩絕倫的綿羊秀；在埔裏酒廠嘗了一口香氣濃郁、口感醇厚的紹興酒；在古老的集集木質火車站緬懷集集鎮早已逝去的黃金歲月；在日月潭租了一輛單車慢慢地穿行於木棧道，涼風襲來，心沉浸在這萬頃碧波中，如同夢境般，讓人不願醒來。在阿里山，乘坐著復古小火車繞著山路盤旋而上，凌晨靜靜地等待太陽衝破雲海徐徐升起升起，一路上百花爭豔、山巒疊翠，我穿梭在熱帶雨林，像是一個迷失的少女。

仲夏五月，在新竹，我在合興愛情車站勇敢地寄出了一張愛的明信片。在苗栗，看到白色的桐花滿山遍野地綻放，風吹後有如下雪一般飄落，勝興車站和龍騰斷橋帶我回到記憶中讓人牽掛的古早小城。在外婆的澎湖灣，我度過了很特別的生日，終於見到了兒時哼的「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還有一位老船長」。在花蓮，我跑到清水斷崖遙望茫茫太平洋；坐著遊輪遠航太平洋賞鯨豚；在溯溪七米的懸崖上眼一閉心一橫，勇敢地一躍而下蹦入寶藍色的溪水中；接著跑進深山老林和太魯閣族老婆婆拍了張照片，吃了顆很入味的茶葉蛋。在臺東，在伯朗大道上騎單車穿行在綠油油的稻田間，和金城武男神拍過廣告的樹合影；到廢棄的多良車站看火車穿越山和大海，和熱情的排灣族店員拍照；在鹿野高臺看著熱氣球徐徐上升，在萬榮六百多米的高臺玩了飛行傘，兒時的夢想在臺灣實現了。

出火六月，國境之南的追日之旅。在墾丁，來自太平洋的風、明媚的陽光、潔白的海灘，穿著鮮豔比基尼的女孩和在海浪中穿梭沉浮的衝浪少年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高雄，我看到曾經的「打狗」小鎮變成了如今的溫柔海港。歷史的長河給這座海港留下了許多印記，風情萬種的美麗島穹頂大廳是對民主自由精神的紀念，也是無價的藝術瑰寶。在臺南，走進赤崁樓和孔廟，我深深嗅到了古老的文化氣息；安平樹屋和安平古堡讓我驚歎時間無聲的力量。

人生就是不斷地走在路上每一段雙腳丈量的大地都是以後最珍貴的回憶。時光靜靜溜走，六月的天夜短晝長，該用什麼做夏天的韻腳？在新生乍到的二月，第一堂課彷彿就在昨天，怎麼一眨眼，這就到了換上學士服的六月。不管我是哭泣著還是微笑著離開，我摯愛的你們啊，曲終人散之後，友誼和青春永不散場。二零一五夏，我在臺灣，我畢業了。

仲夏五月，在新竹，我在合興愛情車站勇敢地寄出了一張愛的明信片。在苗栗，看到白色的桐花滿山遍野地綻放，風吹後有如下雪一般飄落，勝興車站和龍騰斷橋帶我回到記憶中讓人牽掛的古早小城。在外婆的澎湖灣，我度過了很特別的生日，終於見到了兒時哼的「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還有一位老船長」。在花蓮，我跑到清水斷崖遙望茫茫太平洋；坐著遊輪遠航太平洋賞鯨豚；在溯溪七米的懸崖上眼一閉心一橫，勇敢地一躍而下蹦入寶藍色的溪水中；接著跑進深山老林和太魯閣族老婆婆拍了張照片，吃了顆很入味的茶葉蛋。在臺東，在伯朗大道上騎單車穿行在綠油油的稻田間，和金城武男神拍過廣告的樹合影；到廢棄的多良車站看火車穿越山和大海，和熱情的排灣族店員拍照；在鹿野高臺看著熱氣球徐徐上升，在萬榮六百多米的高臺玩了飛行傘，兒時的夢想在臺灣實現了。

出火六月，國境之南的追日之旅。在墾丁，來自太平洋的風、明媚的陽光、潔白的海灘，穿著鮮豔比基尼的女孩和在海浪中穿梭沉浮的衝浪少年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高雄，我看到曾經的「打狗」小鎮變成了如今的溫柔海港。歷史的長河給這座海港留下了許多印記，風情萬種的美麗島穹頂大廳是對民主自由精神的紀念，也是無價的藝術瑰寶。在臺南，走進赤崁樓和孔廟，我深深嗅到了古老的文化氣息；安平樹屋和安平古堡讓我驚歎時間無聲的力量。

人生就是不斷地走在路上每一段雙腳丈量的大地都是以後最珍貴的回憶。時光靜靜溜走，六月的天夜短晝長，該用什麼做夏天的韻腳？在新生乍到的二月，第一堂課彷彿就在昨天，怎麼一眨眼，這就到了換上學士服的六月。不管我是哭泣著還是微笑著離開，我摯愛的你們啊，曲終人散之後，友誼和青春永不散場。零一五夏，我在臺灣，我畢業了。

有些風景，在別人的遊記裏欣賞過不少，印在腦海裏，再多再美，終究是別人的；只有自己來過，見過，這一切，才能留在心裏，是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經歷。我的福爾摩沙探索之旅結束了。

再見，美麗的寶島臺灣，這段珍貴的回憶，永存我心。



佛光大學 103 級 深圳大學 交換生

黃妍

自述：幸會。我是一個像男孩的女孩，在外人看來，我似乎有著「十八般武藝」。一個典型的節儉女生，靠各種課外兼職實現自給自足的生活。一個酷愛窮遊、喜愛夜奔、沙發住宿的背包客，認為坐火車穿越大山大海是最美妙是事情。一個喜愛冒險的女俠，跳飛行傘、跳懸崖、迎風衝浪、海底漫步，統統無所畏懼。一個愛美食的大胃王，唯有美食與愛不可辜負。一個喜歡語言的自來熟女「流氓」，精通廣東三大方言，愛叨英文，略叨韓語。一個愛暴力運動的女漢子，壁球、拳擊是心頭愛，跟我走，絕對安全感滿滿。一個說走就走的臺灣交換生，希望用青春作為回憶的韻腳。回首過去的日子，所有有記憶的時間點連接起來就成了有意義的人生軌跡。在大千世界中，的所有已發生的事情、遇到的人事物景、體會過的千姿百態，大約是讓人學會遇見和告別，伴隨著堅強與信念，終於能更確定自己的心。不亂於心、不困於情、不念過往、不懼將來——這是我的座右銘。凡是過去，皆為序曲，願我能踏著力氣、踩著夢、伴著信仰，乘風破浪。

幸得此行

我慶幸自己蠻橫，因為要追求新鮮感，在毫無準備的時刻登機，而後在佛大這個陌生又美麗的土地上，顛巍巍地留下自己淺淺的腳印。

在佛大，我發現了自己——來這裏之前，我只懂跟著「年輕人應該做的」這個標語一起奔波，卻沒有認真的去發現美麗的東西其實在於每一個細稍末節，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這個時代的人啊，都有一點點說不出來的怪異——他們從不熱衷於去發現雲彩的多姿、月亮的陰晴圓缺、還有花開花落的珍貴和迷人。當別人問起「什麼最美」的時候，竟啞口無言，剩下四目相對或是打圓場的笑聲。而今，我發現了！佛大真美，甚至為我打開了尋獲美的眼睛，去捕捉每一個美得動心的瞬間——。

初來乍到，最驚奇的就是在路上可以跟成群結隊的猴子偶遇，後來瞭解到，每一位佛大人都將這視為平常到如人要吃飯一樣的事情，然而我卻執意認為它們是不一樣的美，是佛大獨有的美！即使在後面的日子我常常在不同的天氣不同的時刻跟它們遇見，而每一次都有不一樣的浪漫——油桐花盛開一路，猴子們在發亮的瀝青路上活蹦亂跳，小猴子雙手環掛在媽媽的脖子上，媽媽注意車輛匆匆過馬路，而它卻在張望車上的我，歪著嘴巴吐吐舌頭，分不清那是笑臉還是原有的樣貌；整個家族在十六亭橋賞花還是觀看路人？小小的腦袋硬要從狹窄的兩道欄杆之中探出，那眼神好奇得迷人，更有的用長長的手臂或者是細細的尾巴倒掛在各個可以攀爬的角落；它們在刻滿功德主姓名的高牆上看著我在雨中的狼狽竊笑，陪伴我躲著太陽在樹蔭下乘涼……無疑的是，它們給我在佛大的生活添趣甚多。

各種喊不出名字的花兒在路旁輕輕綻開，用畢生芬芳引路，引領我走遍佛大每一個大大小小的角落，蜿蜒而至雲起之端——置身於古色古香，古典氣息滿溢的課室之中，隨各位師長學習知識，分享日常趣事，無不是生活的樂事！

明昌老師跟我說啊，每個人的恐懼和不安，都來自他人的竊竊私語；安穩的情緒，並不是過去那些麻木自己的繁重學業和工作所賦予的，而是源於自己。想想，的確是這樣的，在深圳，迫於各種壓力，常常害怕落下，害怕不及「別人家的孩」，害怕……不走心的忙碌都不過是遮蔽發現當下之美的雙眼，掩蓋心的靈動。這樣活得太窘迫了，不是嗎？來了佛大以後，我生活的步伐在師長的陪伴下，在這邊的生活習慣暈染之下，逐漸慢下來，才有幸可以常常發現不一樣的美。因為在佛大，我可以慢條斯理，在兼顧學業的情況下，去瞭解去學習自己發自內心所感興趣的東西，獲得的都是鼓勵和支持，還有各位慷慨予以我一臂之力！慢慢的，我發現，這些日子裏，我真的是走在最自在最舒服的道路上。假如要用我的心頭好去交換這一百二十六天在美麗佛大的日子，我覺得並沒有什麼值得去猶豫的。

佛大為我授課的老師都常常跟我分享說，當一個學生啊，萬萬不能太過於追求卷子上的數字，倘若你覺得高了或低了都可以找我幫你「調整」一下。我當然知道都是打趣的話語，可是他們的用心我都懂得。漸漸的，我學會了當一位佛大人——輕輕鬆鬆地，隨心隨喜而行走，去做最真實的自己，走在最自在的路上；享受學習這件事，無所顧慮的去瘋狂玩樂、體驗；真真切切做到用力學習用力玩，是佛大賜予我的！

在課堂上，在課下時間，在校車上，學妹總是跟我分享她生活的趣事，詩婷學姐常常跟我說小時候令她著迷的生活，還有很多小故事，每一次都期盼佛大再大一些，山路再蜿蜒一些，這樣我就可以繼續聆聽著滿滿的趣事了！學長還頻頻伸出援手幫忙，悄悄告訴我去哪裡玩才好玩！最令我感動的是，瑜庭學姐竟然在雨天奔波一路，僅僅是為了

在上課的時候給我帶來熱乎乎的美食，在古典小說報告美食專題時，知道我想念家裡的美食在臺灣找不到，嘉雯老師和各位學長姐都紛紛說下次帶給我！太多感動都是佛大人給與我的溫情，與其說是因為自己感性，不如說出實話——是他們每一句平常的話每一個小小的舉動都給與了溫度去暖別人的心。多美，美在不經意！給了我美好的體驗卻不自知，佛大人實在是太可愛了！這樣的小日子或許就是學習和生活融為一體最好的詮釋，我甚至忘記自己正在繁忙的課業之中，只知道這個日子我過得動人，過得舒適，過得溫暖！

在蘭苑，我已然可以活出家的溫暖。因為有各位交換生和舍監的陪伴。我不能忘卻的是自己扭到腳後發生的後續——臺灣同學執意要拎我去看醫生。舍監發現以後，徑直走到我身旁，蹲下身子就用雙手捧起我的腳丫，藉著聊天的時候就幫我把腳扭了幾下，叫我起來走走，這些套路反反覆覆，我痛的驚呼數次，每一次都得到像哄小孩一樣的話語「好啦，現在沒事了。」出門在外，得到的溫情卻源源不斷，踏遍塵土的雙腳竟然沒有一點點防備就被別人捧在手心理，沒有遲疑更加沒有嫌棄，取而代之的是輕柔地按捏矯正，除了是醫師會這樣做以外，舍監為我充當這個角色也是很難得才會有的事情吧。那晚留下來的淚水，都不知道是被溫暖到了還是因為腳太疼。

生活，實在是太好玩了！在浩瀚的人海之中，我竟還可以在一片本一無所知的大地上，找尋到與自己契合的朋友和師長，一起看花開花落，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起過這可愛的日子。

我突然感謝自己當日所堅持的任性，沒有跟家裡人商量就默默去辦手續、買機票。認真而執意要更換一個生活環境，我不去臺灣旅行，要去那裡居住！這個想法就這樣隨著我的任性展開，接下來的故事傾瀉得一發不可收拾，因為完全出乎意料，卻是獨一無二，幸有此行！

有人覺得應該在這短短的日子裏走遍這個島嶼，行程滿溢，去環遊東西南北各個極端才不枉此行。或許人各有志的緣故，我偏偏期盼自己可以在這個古老的巷道裏靜靜地過著最原始最平淡的日子，活出一種味道——在都市無法嗅到的幽香！於我而言，人間天堂不過如此——作為一個佛大人，在美麗的佛大生活學習，浸染自己；住在有家的溫暖的蘭苑，進出門有可愛的舍監跟我說早安和晚安；有你，有我。

席慕蓉說啊，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才可以化做一棵樹，長在你必經的路旁。而我，不知道自己又經過多少因緣巧合才造就此行，在我最美麗的年齡最勇敢的人生之中，遇見了美麗的佛大以及每一位可愛的你。誠然，真正關心花開花落的人，才是體味到了幸福的味道——而此時此刻的我，已深深為這種幸福生活而著迷！——作業交錯了，老師趕來上課因為堵車遲到一點點，我坐車時搭乘的方向恰巧相反，聽音樂會走錯廳了……統統都沒關係，因為心已傾注在裏頭了，就比什麼都來的動人，這細碎的「小狀況」又有什麼值得我耿耿於懷呢？

臺灣也好，佛大也罷，都有太多的美，無法用我拙劣的言語——贅述。我只可以這麼說——可錯過任何觀光景點，唯美得迷人的佛大與臺灣不可錯過。只因這每一個瞬間皆 never more。佛大太美，以至於可以躺在綠茵茵的草地，肆意擺各種姿態與陽光嬉戲，花兒猴子伴我踏下每一個印記。在佛大，可以在佛學院門前寧靜觀賞最初的日光，在雲起之端鳥瞰霧瀾漫的城市，在圖書館捧起書籍之餘，窗外竟是一幅美得過分的夜景——燈光熠熠，即使夜間，也有柔和的燈光陪伴你，靜靜地聽秒鐘的跳動……在蘭苑，有星星月亮在頭頂，有和風扶臉，有準時的十點半晚安問候……這一切都太令人著迷。而若要挑選這裡何為最美？毫無疑問是，人最美。佛大的人最美！每一葉一花一沙子都美不勝收，加上每一位佛大人——你，美得頗是動人！享受著臺灣對我充滿溫度的滋養，我在佛大所走的每一步都聽到幸福的聲音。

「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明年你還會再來嗎？
悄悄告訴你，也告訴我自己——世界那麼大，佛大，我還要回來；
蘭苑，我還想回來。



佛光大學 103 級 深圳大學 交換生

麥麗萍

幸運是我。初次接觸，大多數人都認為我是一個很呆很安靜的女生，而這個評論卻在他們接觸我以後親自顛覆——原來你是一個很好玩的人。我作為一個中文系的女生，本應安靜卻有一顆不安分的心。總是隨心而走，什麼都喜歡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嘗試，去各種地方或許鮮為人知卻滿是期待，對於不同的興趣不同的人我都渴望自己有機會去接觸甚至深入，偏愛語言和音樂。而在佛大，我有幸去接觸小篆這種字體，交換回來以後，練習書法漸成為陪伴者。「當你想要某種東西時，整個宇宙都會合力助你實現願望。」這是支撐我隨心而走最大的動力。

在中文系的世界裡遊走，總覺得有太多不一樣的世界在等待我去觀賞，而最好的賞味期限大概就是我心動那一刻吧。我喜歡沿途遇見的每一個人，他們都懷揣著自己不一樣的故事，用著自己認為最恰當的方式去詮釋當下的生活，而我則執著于當一個會答話的樹洞，靜靜的聆聽紀錄，分享。以此方式去「窺探」別人的生活這件事情大概是最愛做的。

旅途中最舒心的時刻，莫過於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邂逅久違的心動。然而，我卻這麼以為：去一個地方，在那裏生活勝過各式的旅行路線。所以不論在台灣，還是在任何一個地方，每一次人事物的遇見，都是我最不能抵抗的分秒，也最值得去珍惜，尤其是佛大的點滴。

生活在何處，賞味在何時。心動一刻最應該一探究竟，遇見最美的遇見。

新疆，你好



青海到新疆，25 個小時的車程，1700 公里的路途。去一個從來不知道的地方，看一回全然不同的文化。

新疆， دۇماتمۇ سەز يەنە شەمۇ سەز،

從青海坐火車到烏魯木齊，一整天的車程。早晨西寧冷冽的空氣，提醒著我這段旅途中的隻身，熟悉的剪票，穿梭候車室，這對我來說都不陌生，也沒有任何理由在去多想什麼，雖然，我習慣了踏上旅途了，不過當躍上月台，腳步踏上火車的階梯時，還是習慣性回頭，看那空無一人的月台，望那如同真空般冷冽的月台。

我清楚明白，永遠不會有人使冰冷的時空升溫，只是奢望，期許奇蹟。或許終有一天，她就站在對面，也望著我，告訴我，我是有歸屬的。

經歷飢餓、孤獨、疲累，所幸屁股沒有爛掉，終於到了烏魯木齊。烏魯木齊並沒有讓我太過驚艷，說實話，失望大於我的期望。這是另一座文明的墳墓。的確，烏魯木齊絕對算的上是大城市，城內有 BRT，捷運也正在興建，漂亮的高樓林立，城市也綠化的很美。但，卻絲毫感受不到一絲人味，這樣得街景，我在上海、蘭州、南昌，還有很多一線、二線城市看得太多太多，每到一座中國的城市，那樣的錯覺從來沒有離開過，是否曾經來過？一直都在我心裡迴盪。

宛如「一九八四」抑或是「美麗新世界」中，那樣冰冷與壓迫的氛圍。他們先是複製著城市，再來是房屋、街道，接著文化與藝術也複製了，最後，人連也是複製品，宛如那些實驗室之中的動物，我們遵循著畜生的主義，就像是華美溫室中的花兒，艷麗，卻與他人無異，你不重要，沒人會注意到你，只是一朵廉價的花，任人取代，僅此。

烏魯木齊是個多元民族薈萃的城市，馬背上的哈薩克族、俊美的維吾爾族、從邊境過來做生意的巴基斯坦人、有時候還會碰到阿富汗裹著頭巾的老者，有了色彩鮮艷的調色盤，卻只在畫布上隨手塗上象徵中國的顏色，單調的一無所有，真的非常傷心。



晚上，和青旅認識的當地人吃飯，聽聞我要去喀什的理想，除了笑以外，就是勸阻，他們說，喀什很亂，天天都有維吾爾人鬧事，一個漢人，去了準沒好事，我除了笑笑以外，也不能多講。我的內心只想問，現在喀什還保有阿拉伯式的古老建築，大部分都是維吾爾人居住，還有著鮮豔的顏色，現在不去，難道我又要等到他變成下一個烏魯木齊時，在踏上旅程嗎？而我最終，也沒踏上喀什。



我往北疆去，我坐著車，來到新疆的北面，滿是一望無際的草原與綿延數千里的天山山脈，大自然餵養著我們，而我們應該屏息的感恩。天山山下百年來都居住著熱情且剽悍的哈薩克人，他們一輩子生活在此，以放牧維身，圈養著牛羊，騎著馬，逍遙在壯大的草原上，黜飲著大自然所提供的奶與蜜，感恩著大自然的恩惠，共生在這遍大地上。



在草原上，有幸能夠遇到哈薩克族人辦喜事，有一家的孩子已經五歲了，大夥們盛大的唱歌跳舞，為他們祝福。出錢舉辦馬賽，將近兩百多名附近的牧民共襄盛舉，所有人臉上都帶著非常熱情的笑容，那是出於真誠快樂，站在他們之中，哪怕你不是哈薩克人，快樂的氣氛也會感染你，快樂的音符使你跟著一起搖擺，非常自在且舒服。



站在旁邊看馬賽，其實不太了解其中的奧妙，還好旁邊的牧民很熱心的跟我講解，才讓我大致上瞭解了。他說，參賽的一定都是小孩子，因為這樣子馬騎起來才跑的快，而且絕對要光著馬背騎，也就是說，沒有馬鞍也沒有踏板，只有韁繩給你控制方向而已。我一聽都嚇呆了，小孩子就這麼會騎馬了，我就反問大叔他幾歲就會騎馬了，他笑笑的用手比了個三，他說哈薩克人大部分三至四歲就都會騎馬。三歲！！這……………果然馬背上的民族就不是蓋的，實在是太有男人味了，我三歲可能還留著鼻涕跟著水果奶奶一起跳舞呢……。





在哈薩克人的地盤行走了這麼多天，只有一個祈望，希望下個一百年、兩百年，更甚是未來直到永恆，他們都能一直與自然共存，一直保有這份純真以及樸實就好，誰都不要再來，到這遍土地了，在他們臉上所映照出來的笑容，也已經說明了，這樣就好，不需要更多的開發與進步了，夠了，不要再染指了。

結束了 8 天的北疆行，又再一次回到烏魯木齊。





在路上，遇到了各式各樣的人、五顏六色的美景，每一抹微笑、每一段景色，都是一條線，原先只是一條不起眼的直線，路途越長，邊上出現了長長的斜線，令一頭出現彎曲的弧線，線與線交會出了美麗的圖樣，本來只是微不起眼的直線，相互也能編織出華麗的藝術。



在烏魯木齊最後的一晚，旅社來了個日本人，花了三至四個小時和他交換旅程的心得，由於他完全不會中文，這一路下來也都是自己一個慢慢摸索出來的，所以我也盡我所能的幫他找尋下一站的交通資訊，用不是很好的英文和他聊，甚至請出日文達人周杰，就只是想讓他安心一點，讓他在這無依無靠的中國大陸上。



最後，他決定前往「喀什」，是的，那個我想去，最後卻沒能成行的「喀什」。

他並不害怕那些網路上的傳言，他不覺得那裏有什麼危險，相信世界所有人都該是善良的，他之後要再從喀什轉往土耳其，一路上都是一個人。

時鐘邁向凌晨 3 刻，我能幫他的都幫了，我們互道晚安，寢室又再一次收歸寧靜，我躺在上鋪，想了很多，一路上的人與事，為什麼我沒能前往喀什。我想，我是累了… 一直孤身一人的走在路上，在旅途中看過太多結伴旅行的人，或許我也渴望那麼一個，能夠一起歡笑、欣賞、怒罵的伴侶，我的鋒芒，漸漸圓滑了。



而遇到日本仔，也讓我再次重拾一個人上路的熱情，畢竟，我永遠不會有那個，站在月台上的歸屬，再也不會。

我一直在河道上，在隨波逐流中，繼續孤身尋找。



佛光大學 中文系 四年級 許弼善

編輯手記

「任重而道遠」——這是我接受同學邀請時，心底浮現的一句話。

文學雜誌是對於文學的一種品味、一種傳播的工具、一個簡單平凡的感動，卻可以造成非常廣大的回響，究竟該怎麼做可以兼顧文學性質的美感，又可以達到娛樂大眾的效果？究竟該怎麼做可以傳達文學人的思想、觀念、精髓，進而造就文人思想裏頭繁花盛開的遊樂園？

這一次，是我們第一次嘗試編輯刊物，也許做出來的成效並沒有想像中美好，但裡頭的每一頁、每個章節，都是我們編輯群經歷過無數次開會、無數次的腦力激盪之下所孕育出來的結晶。不敢稱這樣的作品有多好、多完美，但至少，我們每個人，都已經盡到最大的力量。

賴衍綸

剛開始只是老師問我要不要幫忙，我便一口答應，原以為簡單，但真是一入編輯門，深似海，在編輯時真的遇到非常多的困難；經費不足、時間不足等問題，在歷經了長期的抗戰，系刊最終誕生了，真的非常高興。

第一次當編輯，竟然能夠把這麼一個富有文學性的期刊給編出來，也希望讀者能夠從中看見。一次次的開會、一次次的檢討，只希望能夠把最好的呈現給各位讀者，也感謝許多支持的人，期待往後能夠再次發刊給對這次期刊有所喜歡的讀者們。再次感謝觀看此關的各位。

唐銘陽

一開始，我總認為編輯系刊應該不會太困難，但現實總是能狠狠的讓你知道，沒有什麼事是能夠輕易達成的。實際參與後才發現，編輯一點都馬虎不得小到文字字形，大到排版設計都需要我們絞盡腦汁的考慮。

過程中難免會碰到許多困難，但開心的是，有著許多老師及同學們的支持，使我們的刊物得以出版，感謝所有為系刊提供稿件的作者以及協助的老師，沒有你們就沒有墨情。

歐蓓萱

時間過得真快，在歷經了將近一個學期的準備下，我們終於完成了「墨情」。高中時期，是我第一次參與校刊的編輯，只是，這一次與那時的感覺是卻是大大的不同，從排版、內容規劃等工作都一一接觸到，過程中有甜、也有苦。

墨情收錄了文學獎得獎作品以及交換生心得、遊記等內容。我們希望能夠帶給讀者對於文學的不同感受，也希望讀者能體驗到文字帶來的魅力。最後再次謝謝所有閱讀墨情的讀者！

張代霆

墨情 第一期

發行人 蕭麗華

編輯委員 黃莘瑜 張瑋儀

執行編輯 歐蓓萱 張代霆 賴衍綸 唐銘陽 張慈芬 劉珏玲

出版發行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30 日

地址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60 號

電話 03-9871000 轉 21101

印刷 儷馨影印行 三川創意實業社